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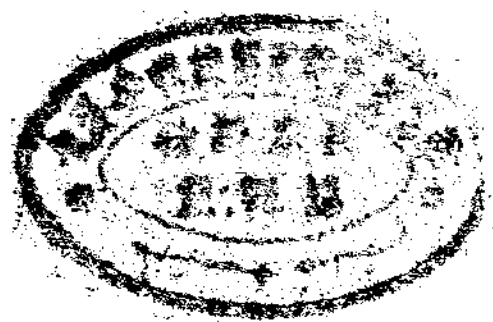
敵

密

情

研

究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印
政治部第三廳

第二十六期

目 錄

短 評

敵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

敵國政黨的混亂

敵對荷屬東印度的野心

論 文

敵在淪陷區資源掠奪的檢討

法幣，偽鈔，「軍票」

日本侵華與日本勞動大眾

歐戰擴大與日本經濟

資 料

汪逆偽組織成立經過

敵國大事記

四月二十六日
至五月廿五日

短評

敵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

戰爭以來，敵國通貨的不斷膨脹，本來是經常的現象，但是到了去年下半年以後，日鈔膨脹的速度，突飛猛進，尤其是本年年初的幾個月。據敵方發表，今年四月底的日本銀行券的發行額，已達卅四億六千餘萬日圓，爲今年的最高紀錄。比今年一月底及三月底各增加一億八千三百餘萬日圓及一億三千九百餘萬日圓，比去年同期，竟增加十二億四千六百餘萬日圓之多，增加率約在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實足驚人。再看四月份日鈔平均發行額，爲卅二億六百萬日圓，這個數目，是打破了從來的最高紀錄——今年一月的卅一億三千三百萬日圓，而另樹空前的新紀錄，牠較諸去年同期，約增九億九千萬日圓，比前年四月至去年四月內的增加額四億九百萬，要大二倍半強。從以上事實看來，便可明白最近日鈔的如何飛躍地膨脹了。本來四月份，並非是金融特別繁忙的季節，但是

通貨如此膨脹者，自然是包含着惡性通貨膨脹的嚴重的危機。

日鈔發行額增加的原因，並非在於日本銀行放款方面。日本銀行的放款額，正月底為八億一千七百餘萬，二月底為七億七千七百餘萬，三月底為七億三千四百餘萬，四月底為六億八千一百餘萬，每月在逐漸減少着。這樣，日鈔發行額急增的原因，應由於公債的不能消化。

自年初以來，公債發行額為十七億六千五百萬日圓，其中消化者約十四億九千三百餘萬日圓，消化率為百分之八十五，較諸去年同期公債消化率之百分之百〇四，減低甚多，五月初，日本銀行地窖中死藏着的不消化公債，也達二十七億二千五百萬日圓之多。公債的不消化，當然和通貨的膨脹，是一聯不可分的現象。

今年四個月間，政府資金支出超過額，為十二億一千八百萬日圓，比去年同期還減少一億五千萬圓，且下公債的不消化，並非是由于公債的發行絕對額，比去年增大了很多，相反的，因為生產資金需要，及黑市交易中現金需要等的增加，以致金融阻滯，金融界的公債消化力因此減弱。例如去年第一季的銀行存款增加額，為二億二千三百萬日圓，今年同期，反減少二億七千四百萬日圓；但是放款方面，去年第一季僅增加二億四千萬日圓，今年則一躍而增為三億六千九百萬日圓；這樣，存款既已減少，但是放款

則反激增，自然金融阻塞，無力消化公債。

但是更重大的危機，還在今後。因為在國庫支出超過，尙且減少，公債尙未大量發行的時候，惡性通貨膨脹的情勢，已如此險惡，若待今年度一百〇五億的空前大豫算強行實施，將近八十億的公債陸續發行的時候，其情勢之惡劣，更不堪想像了。最近櫻井藏相的平均減削各省經費，編製「實行豫算」的要求，已遭陸軍強硬的反對而失敗，大豫算已勢在必行。但是一方物資的缺乏，已是周知的事實。今年度的物資動員計劃，到現在尙無法製成，其物資的困難，可想而知。據敵方發表最近（今年一月）的生產指數，爲一六一、四，就是比去年生產指數之最低數一七〇、五，還差很多。這樣，物資既缺，而大豫算還是強行，那今後敵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將比今日的更爲嚴重，更難收拾，這是必然的事實。

敵國政黨的混亂

當前敵國政黨的情形，變化多端，波譎雲詭。不過，無論它怎樣的變化，不能出乎它社會基礎所規定的以外，即在侵華戰爭的繼續之中，軍部法西斯在政治上的根本勢力未被推翻，經濟統制的形態也祇有日趨強化，大金融資本家且逐漸和軍部法西斯勾結，這時期，政黨發展可能的前途，是原來傾向軍部法西斯的小會派，逐漸趨向聯合，原來和軍部法西斯對立的大政黨逐漸帶有法西斯傾向，否則或受到外來的打擊，不能存在；或起內部的糾紛，完全弱化。但是法西斯傾向諸政黨的大團結是難於完成的，而大政黨的法西斯化也是有限度的，至少在當前是如此。

最近敵國政黨界的事件，舉其瑣瑣大者，約有三端：

第一是勤勞國民黨的禁止。因為蘇聯處罰問題，社會大衆黨開除了社民系的西尾末廣，片山哲等九人，其後黨首安部磯雄也脫黨。安部等離開社會大衆黨之後，即謀另組新黨，於五月初會擬就政綱政策，定名勤勞國民黨，並訂於十二日開成立大會，然而七日即被內務省禁止。原來麻生久，河野密等日勞系所領導的社會大衆黨，完全法西斯化

，而阿部等社系多少帶有民主主義的色彩，對於軍部法西斯素持反對的態度，所以這兩系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這多少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本是政黨裏面的份子要來組織新黨，現在竟被禁止，這就可以說明法西斯派在政治上勢力的強大。

第二是東亞建設國民聯盟的結成。自從時局同志會解散以後，歐法西斯小會派的大聯合似乎是鬆懈了，然而事實上如當時解散的宣言所說，「是發展的解消」，解散後的種種動向且不備舉，這裏祇說其中重要的一着，即東亞建設國民聯盟之結成。該聯盟係以國民同盟，東方會，大日本青年黨及大亞細亞協會為中心，網羅軍政各界的法西斯巨頭為號召，已於四月二十九日開成立大會，推定海軍右派巨頭末次信正大將為會長，國民同盟總裁安達謙藏，國民同盟顧問大竹貫一，大亞細亞協會會長松井石根大將等為顧問，東方會會長中野正剛，國民同盟幹事長清瀨一郎，陸軍中將建川美次，大日本青年黨黨首橋本欣五郎等為中央常務委員。該聯盟標榜「國防國家體制」，「萬民輔翼政治」，「統制經濟」等政策，實為法西斯黨過渡橋梁的組織。

第三是大政黨的統一問題。自從五月四日政友會正統派的久原訪問民政黨總裁町田以來，大政黨的統一運動一時又甚囂塵上。久原的這種意見的提出，第一是由於現在大政黨本身的動搖，派別的分歧和脫黨者的續出，第二是由於政治上的貧困，使急驟之徒

更走向反動的道路，即是法西斯派的氣焰又盛，強力政治體制的呼聲頗高，所以原來就是一國一黨論者的久原，在這時候想利用時機，來實現他的意圖，主張解散原有的政黨，而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新的大政黨。不用說久原的這種提議，正是表示大政黨趨向法西斯的現象，久原的提議雖被町田拒絕了，而町田拒絕他的提議，是因為民政黨為當前惟一的比較強大的政黨，町田認為有藉此獲得政權的可能，所以不願將原有的組織解消。並不是反對久原的為加強政治體制而作進一步的結合，即加緊法西斯化的意見。

以上所舉三則政黨的重要事件，我們不能看作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然的發展。由此可以知道敵國政黨的前途是祇有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原來傾向法西斯的小會派逐漸趨向聯合，原來和法西斯對立的大政黨逐漸趨向法西斯化。至少在當前是如此。

敵對荷屬東印度的野心

荷屬東印度，原是資源豐富之地，在礦產方面，金，銀，銅，鐵，錳，錫，無不出產，尤以煤油為最。諸島之大部分，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煤油的埋藏量非常之多，其出產量亦為東亞第一，而且逐年有突飛猛進地增加，一九三五年為六百零八萬噸，一九三六年為六百四十三萬噸，一九三七年為七百二十六萬噸。其次為錫，產額之多，號稱世界第三，一九三七年為四萬噸。又其次為煤炭，藏量既多，品質又好。植物方面，首推橡皮，一九三六年產額為三十一萬五千噸。這些物產，都是最重要的軍需材料，而又為敵人最感缺乏的。

而且日本的三井康采爾及日本石油會社，早已獲得了在婆羅洲的煤油採掘權，即全東印度羣島的橡樹栽培，鐵鑛土工業，鑛鐵採掘等各種企業，都有日本的投資。在上次世界大恐慌期間，日本在圓價降落的條件之下行使的傾銷政策，使它對南洋的輸出貿易，反而增進，自一九三一年的百分之一六·三八，增加到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三一·二，一九三四年更增為百分之三二·四七。荷印的對日入超，一九三三年為七千五百九十

五萬荷幣，一九三四年爲七千三百四十九萬荷幣，於是荷印當局設法限制日貨，而日本的對荷印輸出，到一九三九年便落到全額也不過是八千五百萬荷幣，在日本的對荷印輸出減低之間，荷蘭本國及英國美國的輸出却漸次增加，尤其是最近兩年，美國的輸出雖入，均有可驚的增加，這是叫日本感覺非常不安的。

荷印距離祖國太遠，並且沒有什麼重要的軍事設備，貧慾無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虎視眈眈的冀取得這優良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地。不過，一則是顧慮英法在兩洋的優勢，二則以爲侵華戰爭容易結束，結束後自可以全力南進，所以尙未着手。然而自去年歐戰起後，英法不能注意東方，加以敵人從來主要的軍需資源供給者的美國，自本年一月日美商約失敗後，隨時有採取對日禁輸的可能，所以敵人爲求得軍需資源的確保，乃圖趁火打劫，加緊對荷印的侵略。在七十五屆會議中，敵國議員和政府當局的質問中，已完全暴露了敵人的這種陰謀，同時「和製第五縱隊」在東印度羣島的活動亦日趨激烈，到北歐戰事緊急的時候，敵人即已看到德國將進攻荷蘭。敵會有田於四月十五日會見記者團發表談話，並會通告荷蘭政府稱：「爲着東亞之和平及安定，對於荷屬東印度現狀，不希望因歐洲戰爭有任何變更。」德軍侵入荷比之後的本月十二日，有田又重新通告各日交際國及主要中立國之大公使，不容荷屬東印度因歐戰影響而有什麼

變更。並散布謠言，說英法有侵奪荷印的企圖，說美國有佔取荷印的可能，說荷印各地排日，大事抗議，顯有躍躍欲試的意思。

然而，敵人雖有這種侵奪荷印的意思，是不是馬上能夠成爲事實呢？我們的回答是：以現狀看是不可能。因爲一、敵政府尙知道美國決不能漠視南太平洋上的安全，而讓敵人橫行，且荷印被佔，菲律賓卽陷於敵人四面包圍之中，美國將完全失去太平洋中重要的根據地，所以侵略荷印，美國勢必反對，勢必引起日美戰爭。二、敵人的海軍雖保存了大部分，可是荷印面積遼闊，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佔領的，倘若戰事延長，則軍需無由供給，兵員不能補充。所以敵政府在當前，祇是試行恫嚇而已，不會對荷印用軍事侵略。不過國際情勢變化如何，尙有便利慾黨的敵軍閥，作盲目冒險的可能，這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

論文

敵在淪陷區資源掠奪的檢討

因為我們的英勇抗戰，粉碎了敵人的「速戰速決」的迷夢，而「速和速結」的幻想，又為我們長期抗戰的決策所擊潰了，敵人的泥足陷于泥淖之中，拔不出來，只得叫出戰爭百年化，百年戰爭的悲鳴了。

敵人是否有能力來支持這長期化的戰爭，又如何來支持這長期化的戰爭呢？現代的戰爭是整個國力的比賽，讓我們先來簡單的檢閱敵人的實力吧。

一、敵人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為了應付這侵略戰，至少要花費兩百萬萬日圓，超過日俄戰爭費用總數十倍以上（日俄戰爭之役，敵戰費為十九萬萬一千二百萬元），也相當于九一八事變前後敵國國家預算的十倍。（九一八以前，在二十萬萬日圓以下，九

一八以後，每年皆爲二十餘萬萬日圓。）

一、戰爭以來，敵國外輸黃金已達二十萬萬圓，現在敵國已成黃金枯竭。

一、舊有的存儲呢？就軍火來說：戰爭的第一年，就把敵國所存貯的軍器子彈差不多都用光了，戰爭的第二年，敵國除一方面加緊製造外，一方面由德義供給，才勉強把武漢會戰結束，到第三年以後因爲現金已盡，德義也不能大批供給，只有自己製造的一個方法，所以軍火也每感缺乏。

一、從貿易方面來取得物資的彌補嗎？在貿易方面，也因過去存貯的原料資材（棉花、羊毛、軍需品軍需工業的資材。）大多消耗殆盡，去年就不得不加以補充，但因爲外匯枯竭，就是軍需品，軍需工業的資材，也無力大量地輸入，至于輸出產業的原料，尤其是羊毛，更感缺乏，敵經濟界的困難，特別是動力燃料人力資金的不足和物價的騰貴，打擊了輸出貿易，歐戰的發生也不能促進輸出產業，國勢形勢非常不利，各國的集團經濟和抵制日貨運動，日見增長，美日商約之廢止，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歐戰暴發後，又使輸入上發生新的障礙，增加了敵國貿易上新的困難，因此，敵人雖竭力想增加對日圓集團以外國家的「第三國」的輸出，但去年對「第三國」貿易，仍然是入超四萬萬多日圓。

一、至于公債，消化率益形減低，據蘇大藏省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戰爭以來新發行的公債，共計有一百〇六萬萬六千二百萬日圓，其中未消化的達十九萬萬六千五百萬日圓，去年度公債消化率又減低百分之五·四。

一、惡性通貨膨脹或為不可避免，通貨膨脹率隨戰事之延長而累增，去年年底日圓系統通貨發行額將及六十萬萬日圓，幾達兩年前的一倍。

一、敵國原來是輕工業的國家，在九一八事變的民國二十年，敵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的職工數，在全工業中僅佔百分之二十二，一直到七七兩戰前一年，以敵人在九一八事變後全力擴充的結果，軍需工業工人對纖維工業工人的比率雖有了變化，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但仍輕工業工人多於重工業工人，所以敵國製造軍器的能力還是很薄弱的，據專家的計算，因為侵略戰爭的擴大，軍火需要的增加，敵國各兵工廠增加經費盡力製造，前年增加到九一八事變那年的七十倍強，就是說要把製造能力增加到七十倍強，雖然各國在戰時，軍火生產力有大量的增加，但是增加到七十倍，顯然是不可能的。

一、從物的方面來看近代戰爭，近代戰爭可以說是龐大的鐵的消費戰，所謂國防國家就是以鐵武裝起來的國家，敵國昭和初年（一九二五年左右），鋼材需要每年約二百

萬公噸，其中的一部，由敵國內自給，九一八事變後，因軍事費之飛躍的膨脹及國防產業的擴充，引起了對鋼材之巨大的需要，到七七事變的前一年，就達到五百萬公噸，七七事變以後，關於鐵鋼需要的數字，沒有發表，但一九三八年秋，敵商工省所訂的鋼材增產計劃，預計一九四一年的需要為一千萬公噸，據敵國的軍需工業評論家的觀察，說是依戰事的發展的情勢看來，實際的需要要在這預定的數字以上。敵人對鐵鋼之需要是如此，然而敵國之製鋼業，主要原料的銹鐵之三成，屑鐵之五成，都依賴外國，而在可

以七成自給的銹鐵之中，其原礦石之九成，尚非依賴中國和南洋方面的供給不可。這就是敵人口中的鐵鋼業之「原料的基礎之脆弱性」，也就是所謂日本帝國主義先天不足的主要根源之一了。其他資源也大都是同一的情形。

一、如同「物的資源」之不足一樣，勞動力的缺乏，是當今敵國嚴重的問題。在軍需產業部門以內，技術人員和熟練工的缺乏，已是絕對的現象，按歐戰比例，敵國需一百七十五萬軍火工業工人，而敵國相差至五十萬人左右；職工的不足，不僅單止熟練工如是，就是一般普通工人也大感缺乏，據確實調查，年齡十五歲到三十歲的職工不足數，在去年年底已達十四萬六以上；農村方面，勞力不足尤為顯著，如長野縣農村勞動力至少缺乏百分之十五。

隨着戰爭的延長，敵人的弱點是充分的暴露出來了。在龐大的戰費、資源的枯竭，對第三國貿易的不況……等等嚴重的威脅之下，敵人就企圖以戰養戰，通過對我淪陷區的掠奪，掠奪我們的資源來支持長期化的侵略戰爭了。

於是相應於我們第二期抗戰局勢的，敵寇在軍事上，只得在相當時期的補充整備之後，癩疾式的進擾，并將重於鞏固佔領地，一掃蕩一游擊隊，加強對我淪陷區的掠奪；在政治上，是盡力扶植傀儡組織，企圖通過傀儡組織以強化我淪陷區的支配和掠奪，並以鎮壓敵國內的輿情，僥倖地挽救其必然崩潰的命運，而就全般觀察起來，敵寇的經濟侵略——資源的掠奪是現階段敵人侵略戰的樞紐，就當今的形勢而言，可以說：敵人不通過這一掠奪，侵略戰就無從支持，敵寇對我淪陷區的資源掠奪，實在是支持它的侵略戰的主要支柱，構成了侵略戰的最重要的一環。如何對付這一侵略戰，就成為抗戰第二期的最嚴重最切要的問題之一了。

敵人對我經濟的掠奪是採怎樣的方式，又這種掠奪是否可能呢？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地理學教授奧却德，在考察華北和華中一帶我淪陷區之後，

寫了一篇「日本對華的經濟侵略」，說：敵人對我國的經濟企圖以及實行的方畧是很顯明的，其掠奪的開發與統制之先例，早已在侵佔後的東北建立過了。在華北和華中，敵人的若干步驟，就足以表示它們是依照了在偽滿所採用的階段而逐步推進，其目的在完全壟斷經濟利益。

敵人的主要目標，是想使我淪陷區生產若干工業必需的原料，如煤、鐵砂、棉、羊毛和鹽以及其他，供給敵國的應用。這些東西，近年來它雖想在侵佔了的我東北生產，但結果只有鹽才能大量的供給敵國，東北的鐵砂含鐵甚少，運輸又極不經濟，煤的產量在東北被敵人侵佔了以後，雖已相當增加，但因為消費品隨之增加，所以沒有多餘可供輸出，棉花生產不足道，不能有多大的發展，羊毛的數量也不聽從敵人滿意，想要改良，又非短時期所能收效，而且須根本改造當地的羊毛生產事業。

敵人侵佔我們東北的時候，妄稱東北是它的生命線，結果，東北的侵佔掠奪，也敵不了敵人的必然潰滅的生命。

在華北，各種原料生產方面，比東北尤為富庶，「對於缺乏鐵礦資源的我國（日本）而言，華北的鐵礦，是應開發的寶庫。」（小島精一著戰時日本重工業第一區〇頁），貪婪的敵人又垂涎着我們華北的寶庫了。

據敵人的估計，我國鐵礦埋藏量爲三億八千萬公噸，其中華北爲一億八千六百萬公噸，約當一半。所以敵人在華北的掠奪計劃推得很快。冀察邊境龍烟鐵礦，是共認爲我國希望最大的鐵礦，據說該鐵礦一萬萬噸（含鐵百分之五十二到百分之六十），約佔全國埋藏量之四成，但實際的出礦量每年不過二十萬公噸，在全中國的產量中，只佔百分之十四。七七事變之後，敵人的魔手伸到這寶庫，開始奉委託興中公司開採，華北開發公司創立後就以龍烟鐵山爲中心，樹立了左列的計劃，進行掠奪的開發。

- 一、適應所謂「日滿支生產力擴充計劃」，以一九四一年止爲第一期。
- 二、以龍烟鐵礦爲主，第一期之最後年度，原礦石須達三百萬公噸。
- 三、於此三百萬公噸之中，對日輸出百五十萬公噸，其餘百五十萬公噸在當地

煉鍊。

一九三八年自華北運往敵國的新產鐵已有七萬八千噸，自龍烟運鐵到敵國，因爲距海口很遠，是否經濟。大成問題，敵人又計劃完成自礦區通到平綏綫的支線。

華中的鐵礦也是敵人垂涎的目標，如大冶及蕪湖附近的礦山，礦砂含鐵的成分都很高，平均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早就在敵國資本的支配之下掠奪的開發了，每年對敵國八幡等製鐵廠供給一百二三十萬公噸，就品質的良好以及運輸的方便而言，是敵國

貴重的資源。(見小島著日本戰時重工業)所以當武漢大會戰還在進行的時候，敵國的製鐵廠的工程師在蕪湖和九江早作準備，一旦鐵騎侵佔各礦區，立刻加以掠奪的開發，一九三八年四月，設立了華中鐵礦公司，資本金一千萬元，去年復增資至二千萬元，準備着更高度的掠奪。

敵人在工業方面又感覺煤的缺乏，尤其是焦煤。華北是世界上最大產煤區之一，次於美國和加拿大，佔世界第三位。據一九三四年敵滿鐵產炭部的調查，全中國煤的總產量為二千三百九十億五千九百萬公噸，其中華北五省佔一千三百二十八億一千七百萬公噸，即全國百分之五十五，而敵生產額來說，全國生產額為二百八十億九千七百萬公噸，其中華北為百四十二億四百萬公噸，華中華南為六十五億七千八百萬公噸，即華北佔全國生產總額之十分之七左右。現在華北的大煤礦，除掉西人所經營的以外，都已到了敵人的手中，幸而我軍撤退的時候曾加以破壞，目下還談不到過多的產量。

近年來自華北運往敵國的煤的數量，漸見增高，其中大部分是中英合辦的開灤煤礦公司的出品，一九三六年華北運敵的煤量，計十萬噸，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二十五萬噸，華北供給敵國的煤，現在已比東北為多，據外人的觀察，日後增加的可能性也比較大，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鹽是化學工業的主要原料，但敵國自己的出產量很少，却奪華北的產鹽區，早為敵人的目標之一，上次歐戰時，敵進兵山東，目的就在於此。一九三九年六月，在塘沽的製鹽公司已由敵軍佔據管理，八月間復組織中國製鹽公司，企圖掠奪河北長蘆及山東的鹽田。一九三八年，關內外供給敵人的鹽，計九十九萬三千噸，到一九四一年，單就華北而言，敵預計可生產二百十萬噸，比較敵國本土的產量大四倍。

我國羊毛原料的生產，在世界市場上原是很重要的。不過很粗，在貿易方面平常歸入製氈羊毛類，從前美國是第一個市場，德國次之，敵國居第四位。敵人原想整個收購華北的羊毛，但這一計劃是失敗了，原來敵人的紡織工廠組織了一個團體，企圖壟斷收買，由敵軍下令強迫商民出賣，定價既低，所支付的又是偽幣，所以在敵人所能控制的若干商業中心，它們還能收買一些，至於分散在內地（包括外蒙等地）生產者手中的羊毛，就無法收奪了，結果，一九三八年我國羊毛出口的總額，跌落三千八百公噸，不到往年的四分之一。對美輸出幾乎完全沒有，對敵輸出却大為增進，雖則這些羊毛的品質不合於敵國之用，但因敵與德國訂有以貨易貨的協定，德國就共得總出口數的三分之二。然而數量已比往年減少了。與去年，這種壟斷的收買制度略有改進，但羊毛的輸出額仍見下落。敵人預定在明年能將華北羊毛輸出增加到五十萬噸，這個數目超過澳洲的出

口類，而澳洲的羊毛輸出居世界第一位，敵人所預計的這個數目顯然是虛妄的。據外國觀察家的見解，現在敵人所採用的收買制度，不能得生產者的信心，如果繼續下去，甚至恢復從前的標準也不可能。

前面說過，織造工業在敵國全部工業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紡織業是它的主要產業，棉織品也是敵國出品中較重要的一種，所以棉花的進口是很多的。敵人原從美國輸入很多的棉花，近年來，想在佔領了的我東北積極推廣植棉，結果沒有成功，朝鮮和我東北，地理和經濟的環境，並不適宜於棉花生產。在華北却比較適宜，但現在的產品，在質量方面，都還不能滿足敵國的需要。敵人最近在豫淪陷區推廣植棉計劃，對敵人而言，結果也并不圓滿。七七事變以前，華北的棉花生產，相當敵消費量的百分之四十，但事實上向敵國輸出的數量很少。七七的前一年，敵國進口的棉花中來自我國的，不到百分之三，七七的後二年，增加到百分之十七，去年敵人的計劃却完全失敗了，這一年自淪陷區對敵輸出的棉花，從七七事變後第二年的二萬萬一千二百萬磅，降到一千萬磅。減少的原因，部分的由於氣候的失宜，部分的由於種植五穀獲利更豐，而我們的農民羣衆不願替敵人生產，更打擊了敵人之貪婪的收奪的陰謀！

以上我們信別地說敵人企圖掠奪的主要資源而以簡略的敘述，并分別地指出了它的進程，以及在進程中所遭遇的困難。

我們再來概觀敵人在我淪陷區內進行掠奪的組織及其經營方式吧。

七七事變以前，敵人在華北成立了發動經濟侵略的組織——興中公司，到鐵騎侵佔了我們的華北，為了實現其剝奪我華北資源的陰謀，在華北布下天羅地網，獨佔一切經濟利益，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創立了所謂華北開發公司，企圖執行對我華北資源乃至一切經濟利益的殖民地壟斷式的大掠奪。

華北開發公司號稱為半官半商，實際上是由敵軍關係組織，它的組織也是敵軍關係的經濟顧問所規劃的。

依據本年四月十三日敵國東京經濟新報的記載，去年度為止，華北開發公司的投資額為一萬萬零五百萬日圓，股資額為一萬萬二千二百萬日圓。

其有關的公司，如左表：

華北開發公司關係公司一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調查）

公司名稱	年設	月立	公稱資本金 千圓	實繳資本金 千圓	華北開發公司 繳入資本金 千圓
興中公司	十一	九三	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塘沽運輸	二	九三	六、〇〇〇	四、二〇〇	二、七〇〇
華北棉花	一	九三	三、〇〇〇	一、五〇〇	五〇〇
華北產金	三	九三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華北探金	四	九三	一〇〇	一〇〇	
華北電信電話	四	九三	三五、〇〇〇	一三、二五〇	三、二五〇
華北交通	七	九三	三〇〇、〇〇〇	七五、六〇〇	六七、二〇〇
龍烟鐵礦	一	九三	二〇、〇〇〇	七、〇二五	四、五二五
華北鹽業	八	九三	二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
華北鑛土礦	十一	九三	五、〇〇〇	三、八〇〇	一、八七五

大同煤礦	一九四〇	四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天津電業	一九三六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一、〇〇〇
冀東電業	一九三三	三、〇〇〇	七五〇	一八八
蒙疆電業	一九三三	一八、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	二、七五〇
齊魯電業	一九三三	四、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
芝罘電業	一九三三	二、〇〇〇	一、二〇〇	三〇〇
山東礦業	一九三三	五、〇〇〇	二、二五〇	—
膠澳電氣	一九三三	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	—
共計		四九四、一〇〇	一七七、六七五	一〇九、九八〇

如右表所列，在其有關係的七個八公司之中，華北開發公司還有沒入股的，又多數係早在華北開發公司成立以前就設立了的，特以興中公司的子公司為多，并經由該公司之手所創立。華北棉花，天津電業，冀東電業，齊魯電業，蒙疆電業，塘沽運輸等公司，是由興中公司將股權移讓給華北開發公司的，而興中公司的股權，原來還是南滿鐵道

公司之所有。

去年十一月號的敵國雜誌時局月報中，渡部哲三曾爲文暴露華北開發公司的黑幕，說在該公司的東京總公司和北平分公司之間，有嚴重的衝突，高級幹部傾軋甚烈。而就公司的組織言之，「在華北開發公司的子公司之中，如華北交通，實質上是滿鐵的，龍烟鐵礦又在蒙疆（偽組織）管轄之下，從實際上看來，只有華北都市中之交通通信機關，電氣事業而已。重要產業如煤礦公司，仍舊是在原來的規模，原來的機構之上從事經營，所謂華北開發公司之統制，不過徒有其名。」

華北開發公司的這種人事上和機構上的弱點，在其經營的運行上，充分的反映出來。

因爲華北開發公司係于前年十一月成立，到那年底爲止，只是短期間的營業，所以我們可以把去年度作爲該公司的企業（對我華北的資源，經濟利益的掠奪）的起點。去年度該公司的收入總額爲六百十五萬圓，以融資收入二百八十二萬圓，敵政府補助金二百十三萬圓爲主。利益金計二百二十五萬三千圓，以一百九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圓爲民間股份的紅利（四厘五），其餘二十八萬四千元，即利益的一成二分餘，保留于公司之內。

據原來的預計，去年度的紅利爲五厘五，但結果只四厘五。而在與華北開發公司有關係的十七個公司（今年新成立的大同煤礦在外）之中，其公司本身沒有紅利可分乃至沒有決算的，佔大部分。子公司本身有紅利可分的，只有塘沽運輸，華北電信電話，天津電業，冀東電業，齊魯電業，芝罘電業和膠澳電氣等七公司，最高的爲膠澳電氣的一分二，最低的爲天津電業的四厘，其他五公司均爲五厘。

在有紅利可分的七個公司之中，電業公司佔了六個！原來現任華北淪陷區電力方面的事業，完全由敵人經營，這方面原就有相當的規模，而這種城市中的交通通信機關的電氣事業，又只要佔了城市就可以進行榨取的。敵人偏促于若干據點之中，却佔了舊有的電力事業的規模，榨取着城市的民衆，分配了掠奪的紅利；至于其他如植棉，採金，工礦等企業，或包括着生產過程，或須以廣大農村爲支持點的，都沒有紅利之可分，這真是值得我們注目的了。

想必就是因爲上年度掠奪的失敗吧，華北開發公司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汪賊偽組織成立的前一日）的總會上，總經理賀屋（前敵藏相）宣布該公司今後經營的方針：「以三月一日爲期，實行職制的改革，同時決定將業務的重點置于華北本地，向開發（掠奪）華北的本來的使命邁進。」現在該公司人的陣容的三分之一已移到華北了。據說賀屋

以下諸幹部，現在華北竭力企圖機構和專業的整備和擴充。

在今年，新設立的，有大同煤礦和華北電業兩公司，豫定設立的，還有煤礦，鑛鐵等公司。華北開發公司對已設立的和新設立的有關公司的投資及融資額，預定將達三萬萬日圓，今年度又由敵政府追加預算百九十萬圓，以促進華北各種資源之調查，可見敵人今後對我華北資源的掠奪，將更積極，更貪婪，企圖實現它「以戰養戰」的陰謀，挽救它的潰滅。

四

敵人在華中進行掠奪的大本營是所謂華中振興公司。該公司和華北開發公司同時成立，其關係的公司如下表：

華中振興公司關係公司一覽

公司名稱	設立年月	資本金 千圓	實繳 資本金 千圓	振興投資額 千圓
華中鑛業	一九三八、四月	二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三、四〇四
華中水電	一九三八、六月	二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三、七七三

上海內河輪船	一九三八、七月	二、〇〇〇	一、三〇六	三〇〇
華中電氣通信	一九三八、七月	一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上海地產	一九三八、九月	二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二、五〇〇
華中都市	一九三八、十一月	三、〇〇〇	一、五二八	七四四
公共汽車	一九三八、十一月	五、〇〇〇	三、一六五	一、三八五
華中水產	一九三八、十二月	三、〇〇〇	九〇〇	四五〇
大上海自來水	一九三八、八月	一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	一、〇〇〇
華中蠶絲	一九三九、四月	五〇、〇〇〇	一九、七一五	一五、〇九〇
華中鐵道	一九三九、六月	一五、〇〇〇	七、〇一三	一、〇三八
淮南煤礦	一九三九、八月	五、〇〇〇	一、二五〇	五〇〇
中華鹽業	一九四〇、二月	三〇、〇〇〇	一七、〇九四	二、七三六
中華輪船		二〇三、〇〇〇	一二五、九七〇	三五、九一九
共計				

(註)華中振興公司投資額，除中華輪船公司外，均係去年底者。

上表所列的十三個公司的資本金，除華中振興公司的投資以外，其餘的屬於敵方第三者和偽組織。概括言之，就是敵方出資金，偽組織出工具。所有這些子公司，雖說稱

爲由「中日合辦」的出資而組織，但到現在爲止，所謂中國方面的現物出資，都是從敵府的。敵人自己也充分明瞭：「不能說是真的和中國士著資本結合的事業，真是缺憾之所在了。」（敵國東洋經濟新報本年四月十三日號）這是我們可以注意的一點。

去年度華中振興公司的總收入爲一百五十一萬圓，內敵政府補助金三十七萬一千圓，投資紅利及融資利息六十七萬圓。

去年度的利益金爲六十一萬九千圓，以五十六萬二千五百圓爲股份紅利和華北開發公司一樣，是四厘五。也沒有達到預定六厘的目的，公司內利益保留率較華北開發公司的爲低，原來，該公司的政府補助金，在比例上，較投資收入爲少。

以去年的成績（↓）而論，比華北開發公司爲好。有關的十三個公司之中，有七個公司本身分配了紅利。最低的爲四厘（華中電氣通信公司），最高的爲八厘（華中礦業）。如華中蠶絲公司，則于普通紅利八厘之外，還分配特殊紅利七厘。其他的四家（上海內河輪船，上海地產，華中都市公共汽車和華中水產）均爲六厘。

我們可注意的是：華中振興公司也和華北開發公司一樣，許多公司本身還沒有紅利可分。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卽汪賊偽組織成立的前兩天，該公司舉行總會，總經理兒玉演說中，就提到：「現在工業界，雖各種工廠已大半復興，但因原料和機器的準備不夠

，生產還不能達到全面的活況。」

所以該公司也竭力于事業的擴充，想以三年的時光，使關係公司之各種事業恢復到事變前的水準。同時，更以汪賊偽組織的成立為契機，企圖通過傀儡組織，加強對我淪陷區的資源掠奪。在兒王的演說中，敵人的野心，充分地暴露出來了。他公開地表明：「以（偽）新中央政府之樹立為契機，朝着以華中振興公司為有力的樞軸的「中日經濟提攜」邁進。（偽）維新政府所有的子公司的股權，將全部移于（偽）新中央政府，一俟（偽）新政府成立，即進行是項手續，各子公司的幹部，也由（偽）新政府加入有力的人材，俾其致力於華中產業之積極的建設。」如報紙上已發表過的，敵人從前和偽維新政府所簽訂的各種賣國條約，都一一由汪賊承認了。固然這些條約，在我們英勇抗戰之前，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但我們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敵人是如何想奴僕汪賊，來加強對我的經濟侵略，而汪賊又如何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甘心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

五

由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看得出來：敵人想完全壟斷囊括我淪陷區的資源的企圖是非常明顯的，同時，在敵人發動這陰狠毒辣的掠奪的進程之中，它所遭遇的困難也是衆

明顯的。

我淪陷區民衆的敵愾心，如華北農民表現于對敵人收奪羊毛和棉花的陰謀上所給予敵人的打擊，以及我軍隊對淪陷區資源（如煤礦）和交通線的破壞，加上我們在敵後的游擊隊的經常活躍，使敵人在淪陷區資源掠奪的陰謀，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困難。

同時，就敵人本身而言，敵人的多種計劃，有的是虛妄的誇大，有的只是紙上的空談，或者互相衝突，或者互相牽掣，對於未來生產量的估計，又多陷于誇大，加之，敵人早已深感資金的枯竭，對新事業的投資是非常困難的；而敵人事上以及機構上的弱點，更增加了敵人內部的困難，也是無疑的。

但是我們能否就因此樂觀：敵人的陰謀是失敗了呵？

不，無條件的樂觀，對於我們是有害的！我們看到已有相當數量的鐵，煤，鹽運到敵國去了，棉花和羊毛的掠奪，雖說在現在是失敗了，但是華中方面的蠶絲，我們不能忽畧，是由敵人掠取了超額利潤的！在華北和華中一帶，敵人劫奪了我已有的生產工具而經營的電氣事業及其他，也在去年分配了榨取的利潤。

我們不能忘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介紹到我國來，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不該忘記：在戰前我們在沿海沿江城市中的建設，在敵人現在侵佔的我們土地之內，有我

們寶貴的資源，而這些，正是敵人所缺乏，所垂涎的。

我們更不能忽畧：敵人在淪陷區域內所實行的原始的掠奪方式。就是在淪陷區中，所有產業都由敵人佔領，對於官方投資的，就以沒收或變給其奴才——傀儡政府而出它管理，或者將機器搬到敵商的工廠去；私人經營的，就假稱什麼「中日合作」，實際是交由敵商承辦，以純粹的名實相符的倭寇式的技倆，利用我已有的規模，進行經濟的掠奪。

敵人的陰謀是如此狠毒，手段又如此酷烈，它是想整個壟斷我們淪陷區的資源和經濟利益，就以我們的資源來覆亡我們！固然，它的陰謀是在我們富於敵愾心的民衆和英勇的游擊隊之前，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打擊還不能成爲敵人的致命傷；在對敵經濟戰的這條戰線上，我們的努力還不夠！

如何加強敵後游擊隊的工作，爭取敵後廣大的民衆，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發揚他們的戰鬥精神，加強肅奸運動，以強化對敵的經濟戰，反資源掠奪戰，這是我們檢閱敵人對我淪陷區經濟侵略的陣容所得的必然的要求，也就是抗戰進到第二期我們主要任務之一。我們要如此，才能夠對抗敵人的經濟進攻，才能夠粉碎敵人的「以戰養戰」的陰謀，也才能夠使敵人加速的潰滅，保證我們最後勝利之早日的來到！（膺）

法幣，偽鈔 「軍票」

敵我通貨戰，已經有兩年有餘，雖然敵寇的軍事進攻，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攻勢已為強弩之末，但是敵寇在通貨戰中，只有企圖加緊攻勢。通貨戰不是以利刀的壓力，可以決定勝負，通貨戰的勝負，是決定於雙方經濟力的強弱。若是現代的戰爭，決定於雙方經濟力，而通貨戰，也等於雙方經濟力的競賽，則通貨戰中的誰勝誰負，亦暗示出戰爭的誰勝誰負。戰爭相持越久，敵寇的經濟力，越見衰弱，則不僅是從敵國的經濟情形，可以窺知，就是從敵佔區中，敵偽通貨政策的失敗，也看得明白，同時從通貨戰的我方勝利中，我們已可窺見最後勝利的曙光。

關於敵佔區中，敵偽通貨的情形，本刊第十期的「兩年來敵人的金融侵畧和我們的對策」中，已有詳細敘述，但是邇來已逾十月，情形頗有不同，有些最近的事實，是需要補充的。

在華北方面的偽通貨情形，制度上大致無重大變化，目下流通的是偽聯銀券和法幣，法幣雖然在敵佔的少數城市內，被敵強制禁用外，廣大的鄉村和經濟重心的租界，

仍是通用法幣。而且天津租界內的我商店，仍是以法幣定貨物的價格。就是敵偽若想要鄉村收購土產，還是須用法幣。法幣在華北仍有它不能動搖的地位。

敵在侵佔區內的幾個大都市，雖然早經明令，一律使用偽聯銀券，但是實際上沒有做到，如老頭票，朝鮮銀行鈔等等，仍是混用，因之敵寇會三申五令地嚴禁日圓係通貨，在華北流通。

去年三月，與禁止舊通貨在華北敵侵佔區流通同時，敵偽會實施十二種商品外輸結售舊外匯的辦法，到了七月十七日，外匯結售辦法，擴大到一切外輸商品。

華北方面的偽通貨制度的變更，不過這一些。

在南方的敵偽通貨制度，近數月來，有很大的變更。最初敵偽在上海設立偽華興銀行，發行偽鈔。偽華興鈔採取所謂「健全通貨」政策，可換外匯（實際上係換法幣，由法幣再換外匯），並規定與法幣同值。但是這兩種辦法，都碰了釘子。第一，偽鈔的難以兌換外匯，固是維持偽鈔信用，與法幣競爭的重要條件，但是可以換外匯（法幣）的必要條件，應有充分的法幣準備。可是這個條件，偽銀行並沒有具備，因之偽華興鈔不能大量發行，流通範圍也未嘗擴大，所以偽華興銀行成立迄今正及一年，偽鈔發行額不過百餘萬。其次，偽華興鈔以後的脫離法幣，也是它失敗的主要原因。去年七月中旬

我法幣外匯價格變動，偽華興鈔不追隨法幣，七月二十日另定對英六便士的價格，而與法幣脫離等價關係。偽華興鈔與法幣的異值，便減少偽華興鈔的流通上的便利。因為實際上在南方最普遍使用的是法幣，一切的商品價格，都以法幣為準，如偽鈔與之異值，那交易中使用偽鈔，當然感到種種的不便，實際上法幣的外匯價格，雖然是低於偽華興鈔，但是普通在使用時，往往等價計算的。所以偽華興鈔的與法幣異值，實妨礙其流通。這樣，企圖在南方包圍滅我法幣的偽華興鈔，它自身反瀕于半死狀態。現在一般市場上，看不見偽華興鈔的片影。去年九月敵偽規定繳納關稅，須用偽華興鈔，現在偽華興鈔所以尙能發行到五百餘萬元者，就是尙有這個流通面的緣故。

除出偽華興鈔之外，以前尙有日鈔（老頭票），敵軍用票等敵方通貨流通。敵軍支出軍餉時用軍用票，就地購買物資用日鈔。本來敵寇爲了想用幾張毫無價值的廢紙，向我淪陷區民衆強制換取物資，所以便隨意濫發日鈔和軍票，其數額便遠在可兌換外匯（法幣）的偽華興鈔之上。但是經濟現象，有一定之法則，這種法則不是強力所能變更的，敵寇在華濫發日鈔和軍票的結果，日鈔和軍票便形貶值。在中國的日鈔的貶值，並有牽帶日鈔全線貶值的危機。同時外人往日本內地旅行的，可以在上海購買廉價的日圓，他們在日本可仍照未貶值的法定價格使用，這是在日本的國際收支上，頗爲不利。因之

敵寇便打算收回在中國的日鈔，而都換之以軍票。去年六月間在華的與敵本國的敵會，對於本問題已意見一致。七月十五日以後，在上海的日本銀行，如支付五百日圓以上的日鈔，便需敵當局的許可；繼之九月十一日，上述的限度，減至三百日圓；十月二日更減至五十日圓，同時以前往敵國內地旅行者，準攜帶五百日圓的，從那時候起減為二百日圓，至十二月一日，除出對於往敵國及偽滿旅行者以外，上海的日本銀行，一律停付日鈔，實行所謂「軍票清一色化」；同時日鈔所有者，也須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與軍票交換；今年一月一日起，上海的日本銀行，即是收進日鈔，亦須得敵當局的許可。所以現在在南方，已很少能看到日鈔了。敵寇一方企圖收回日鈔，但是應該代替日鈔地位的偽華興鈔，又不能擴大其流通的範圍，於是不得不暫以軍票來代替。因之，我們不難想像，今後敵僞必將計劃另一種的新僞通貨，再來代替軍票。

在華南方面的敵僞佔區內流通的通貨，主要的仍是法幣和毫洋，此外尚有港幣，敵方使用的是軍票，例如廣東地方用的軍票，有廣東二字印在那裏，稱為廣東軍票，與長江流域所用的軍票，價值不同。

以上是敵僞佔區內的最近的通貨制度的情形，我們單是從這簡單的事實，可以看出：（一）我法幣的信用卓著，為我民衆所樂用；敵寇在通貨戰中，已遭失敗。敵寇的高

呼「打倒法幣」，「驅逐法幣」以來，將及三載，但是法幣不僅未倒，而為敵所控制的敵侵佔區中惟一的通貨，仍是法幣。尤其是各種偽幣之中，沒有一種能完全作為貿易通貨的，雖然偽聯銀券有對英八便士的匯率，但是要直接兌換外匯現貨是不可能的。偽華興券的本來使命，雖然是貿易通貨，但是偽華興銀行的外匯（法幣）有限，因之未能多額發行，目下已完全喪失了貿易通貨的作用。所以現在淪陷區中之對外貿易，仍是不得不藉法幣作媒介。法幣不僅是惟一的貿易通貨，同時也仍是惟一的國內通貨，這是我們上面已經講過的。（二）偽通貨制度的不統一與混亂。敵寇在政治上控制侵佔區的方法是：製造幾個偽組織，使其各據一方，以奏互相牽制之功，因之各傀儡組織的通貨制度也各樹一幟，和政治一樣地不統一；偽組織之間，也好似異國，金錢往來，一如外匯。在長江一帶，情形更為混亂，除法幣之外，敵偽通貨有偽華興鈔，和軍票。此後還有所謂偽法幣的產生，通貨制度更為零亂。

此外，在華敵偽通貨的危機。從他們的貶值上亦可以明白。現在在敵侵佔區中流通的敵軍票，偽聯銀券本來是與日鈔等值的，若照目下日圓對英匯率換算，每元約有一先令四便士之值，但是實際上兩者在市場的價格，經過法幣套匯計算，不過值他們法定價格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這種價格時常動搖不定的。這些敵偽通貨所以這樣貶值，而

格時時動搖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敵偽的濫發通貨政策，同時戰局政局的不定，也時有影響的。例如每次我國軍大捷的時候，法幣便上漲，敵偽幣下跌；今年二月間，因為汪逆偽組織成立後，敵設偽中央銀行，發行偽法幣，傳至華北方面，兼信偽聯銀券始受打擊，於是偽聯銀券狂跌，後經敵藏相公開在議會中宣稱，「偽中央」的新通貨發行後，華北仍用偽聯銀券，又經當地敵當局的解釋，偽聯銀券才畧為上回。然而敵偽通貨貶值基本的原因，自然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敵方在華所現支的軍費，及偽政府的財政，大致皆藉敵偽通貨的濫發。譬如華北的偽聯銀券，流通區域，不過幾個城市及幾條交通線而已，但是發行額已超過五億圓，比戰爭前全華北的法幣流通量（約二億餘）還多。若就現在華北淪陷區的通貨流通量來看，為數甚大，除出上述的偽聯銀券的五億圓之外，仍有多數法幣在鄉村流通，法幣的數目，雖不清楚，但是從棉花的交易，全以法幣為媒介的一點來看，便知其數目不小。這種通貨膨脹，決不是由于經濟需要，換句話說，決不是由于通貨流通必要量的增加，因為華北農產物生產漸減，貨物的流通也因戰爭而受阻礙等等的關係，同時又因近來仇貨銷售華北的，也受敵方的限制，相對的減少，所以佔通貨流通量極重部分的商品交易量，也應減少，因之從經濟需要上看來，通貨必要流通量同樣的也應減少。所以無疑的，這種通貨膨脹，是經濟以外的力量所形成的，是惡性

通貨膨脹，因之貨幣要貶值。這種情形，不限於華北淪陷區，而是整個淪陷區內的普遍現象。本來敵寇在華發行日圓系統的一個目的，是企圖以毫無價值的廢紙，來換取我淪陷區民衆的物資，以資戰爭中的消耗。但是被淪陷區民衆，並不信用這些敵偽通貨，因之他們被迫收取了敵偽通貨之後，便以之換購仇貨。結果這些紙幣主要的用途，便是仇貨交易的媒介手段，（此外種種勞務如車船電信……等的交換和納稅，也是可用敵偽通貨的。）所以若是淪陷區中沒有仇貨，那我淪陷區民衆被迫收取偽鈔、軍票後，便無法換取貨物，換言之，偽鈔和軍票，即等于廢紙，因之市場上這些通貨的價格，必定低得近于零。所以結果，敵寇想以廢紙來強換我物資，是等于夢想。他們仍須運來仇貨，作為敵偽通貨的物質基礎。偽鈔軍票的價格，是和可交換的仇貨，勞務等的數量成正比例的。若是後者增加，則通貨的需要也增，其價格也高；反面的事實也成立的。同時此地便可以明白，敵偽通貨所以貶值的原因，是沒有隨着通貨的膨脹，而增加了仇貨的供給。此地便包含着一個重大的矛盾：敵寇圖以偽鈔軍票騙取我民衆的物資，但是偽鈔，軍票之後，須隨之以仇貨，前者才有價值；敵寇圖濫發紙幣，多騙些物資，但是紙幣若貶值，則一無所補；敵寇若是要維持這些通貨的價值，則須大量的運來仇貨，這與騙取我民衆物資的初衷相反，而且敵寇也沒有這許多物資。這種矛盾，是敵寇苦悶的種子，他

們亦決不能解決的。

從上面看華日圓系通貨的貶值，換言之，軍票，偽鈔和日圓實質上的異值，（但是法定價格，還是等值），敵偽贖的貿易必然地將形成一重大的變化。例如近年中國對日本及對第三國的輸出入，若以美元計算，約如左表。（原表見「東洋經濟新報」今年三月三十日號）

輸出（單位千美元，括弧內為百分比）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九年

對日本

三〇、四一六（一四·四八）

七、五九九（六·四七）

對第三國

一六九、八九三（八〇·九〇） / 一〇二、四三〇（八七·六一）

其他總計

二一〇、〇〇二（一〇〇·〇〇） / 一一六、九一五（一〇〇·〇〇）

輸入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九年

自日本

四五、五七〇（一六·二六）

九四、九一七（二三·三四）

自第三國

二二九、七九六（八一·八八） / 二六七、〇五二（六五·六一）

其他總計

二八〇、五七七（一〇〇·〇〇） / 四〇六、九四六（一〇〇·〇〇）

右表是戰爭前和去年的中國對日本及第三國輸出入的比較表。中國對日本貿易，輸出方面，無論是絕對額和百分比去年比戰前都激減，輸出方面，則適相反。中國對第三國貿易的變化，適與對日本貿易相反。上述的情形，發生兩種苦悶：第一，敵人雖佔領了相當的城市，幾條交通線，但是自華掠奪的物資，不但未見增加，反而減少。相反的，中國對第三國的輸出反大增加。第二，敵人本身已深感物資缺乏，但是對華輸出却反增加，而且對華輸出增加的結果，在國際收支上，並無所補，因為他們所拿到的，不過是偽鈔、軍票，因之他們稱這種輸出的增加，反是敵國的負擔。（仇貨走私部分，當然是例外）

所以形成上述情形的原因，當然很多，上述日圓系通貨與日圓的法定價格之相等，市場價格之相異，是相當重大的原因。現在淪陷區內日圓系通貨，大致每元值五便士左右，但是如將該通貨匯至日本，則每元值一先令四便士，所以譬如值偽聯銀券三元的中日貨物，在華北僅值一先令二，三便士，但是輸入日本，因為法定上（匯兌上）偽聯銀券與日圓等值的關係，則值日金三元，即值四先令左右。這樣在日本深感中國貨物的奇貴，因之不如購第二國貨，比較便宜。相反的，在第三國，則因為外匯關係，因之感覺中國貨物的便宜，所以中國對第三國的輸出，反為增加。輸入方面，適得其反。譬如在

日本值四先令（三日圓）的東西，運至天津，上海，也值軍票，或偽聯銀券約三圓左右，合英幣不過一先令三便士，因之日貨在中國貨及第三國貨便宜，所以日貨便能源源而入。第三國貨物，在中國淪陷區內，很難與日貨競爭。

因爲右述通貨價格的關係，因之使敵寇對華貿易，出超大增，如照上揭表計算，去年出超計達美金八千七百三十一萬八千餘美元。但是這究竟是否如敵人所說：這是敵人的負擔，而且長此以往，敵人的負擔是無限制的呢？我們上面已經說得很清楚，敵對華貿易所以巨額出超，敵偽通貨所以貶值的原因，是由于敵偽的濫發紙幣政策，是由于敵偽藉紙幣而就地取物，若是敵偽的消耗，是取之于敵國內的，則敵國的負擔，還不止上邊出超數目，因爲敵偽通貨的所以貶值，是由于敵（偽）的消耗大于敵國物資的供給（對華貿易出超），敵偽鈔票發行額大于日貨交易中所需的數量。所以敵國對華貿易的負擔，雖是負擔，而應負的負擔，而且從敵偽通貨貶值的現象來看，敵寇自對華貿易出超的負擔，較其應負的負擔還小。敵寇對於這種負擔，儘量企圖減少。這是表現于敵寇的限額對華輸出。不過敵寇這種企圖，是有限度的。因爲敵貨如輸華減少，則偽幣，軍票將更貶值。貶值的結果，不僅對一般人更失去信用，同時，敵軍的給養，和物資的驅取，都將受到障礙。

其次，是汪逆偽組織成立以後，敵汪將採取怎樣的偽通貨政策，怎樣和我法幣鬥爭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聽見種種的傳說，例如有人說，敵汪將假造法幣，以破壞法幣。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是敵偽的新陰謀，他們幹這樣的無恥行爲，已二年有餘，現在無恥的汪逆，當然也要搭一股生意。但是我們相信，這種假造法幣的毒計，不會有大幹成就的，二年餘來的事實，已給我們充分的說明。

有人說，汪逆偽組織將設立偽中央銀行，發行偽法幣，來和我法幣鬥爭。這也是極可能的。因爲第一，上述敵偽的假造法幣的陰謀是消極的，而且有限度的。敵偽不要驅逐法幣，同時積極的取而代之，當然需要一種有力的偽幣，可是如上所述的，目下偽華興鈔已奄奄一息，軍票又是暫時性質的，且不能爲貿易通貨，從這一方面看來，在南京，敵汪必將另發新偽鈔。第二，就是在偽中央政權的體面上講來，汪逆也須另創屬於自己的偽通貨。雖然他的主義已稱，新偽通貨不能通用到華北，實際上這樣的偽法幣，只爲增加偽中央的醜態，更談不到體面。

總之，偽中央若不是立即倒壞，敵我通貨戰中，敵方雖然敗退而若未完全失敗，則敵汪一定還將在南方新發偽通貨，和法幣鬥爭。

但是偽法幣將怎樣和法幣鬥爭呢？新偽通貨發行以後，敵偽是否將對法幣取蠶滅戰

，因擊戰的戰畧呢？這是不可能的。脆弱的新偽通貨如若這樣冒險作戰，我們到很歡迎，因為無疑的，結果遭受打擊的或被殲滅的，不是法幣，而是新偽鈔。所以就是在敵偽中，除出極少數蠢貨主張「不以法幣為對手」以外，大多數都認為就是偽法幣發行以後，尚不能禁止法幣的流通，否則徒惹起經濟界的大混亂。尤其是在京滬敵會，是這樣主張。這樣，偽法幣與法幣鬥爭的方式，必然的是漸進的，換句話說，敵偽不得不暫時容許法幣和偽法幣同時流通，待偽法幣流通範圍擴大，才能和法幣決戰。這一點大概是不變的。

其次我們推測，新偽通貨或許可以換取外匯。因為在南方，金融情勢複雜，國際資本較華北優越，法幣勢力也更雄厚對外貿易也佔重要性大，所以新偽鈔或將取「健全通貨」政策，並使其作為貿易通貨，因之換取外匯，也許是新偽通貨的一個條件。

第三個問題，是新偽通貨與在南方流通的軍票偽華興鈔的關係問題。新偽通貨，若要和法幣鬥爭，她不僅要具「貿易通貨」的條件，而且須具「國內通貨」的條件。以前敵寇把偽華興鈔，專作為「貿易通貨」，以軍票和日鈔為「國內」通貨，實際上這種機械的分離，是敵偽通貨政策的最大的失策。所以我們有理由推測，今後將發行的新偽通貨，應兼具通貨的那兩種機能。不過這時候，新偽通貨便與軍票、偽華興鈔衝突，或許

新偽通貨發行後，敵寇將逐漸收回軍票與偽華興鈔，以前者代替後兩者，同時擴大前者的流通面。

最後，新偽通貨，將規定何種價值。我們想：這不外三種，（一）與法幣同值，（二）與軍票同值，（三）與偽華興鈔同值。若是取第一種辦法，或許可以避免偽華興鈔失敗的覆轍。不過，據敵藏相櫻井說，新偽通貨規定六便士（即與偽華興鈔同值）的呼聲，近來很高。在我們想來，還是上述（一）的可能性較大。

雖然新偽通貨或許將備右述的武裝來和法幣鬥爭，但是無疑的，結果失敗的不會是後者，而是前者。第一，法幣的基礎鞏固，是衆目所睹的事實。第二，新偽通貨要具有右列的條件，或為強有力的偽幣，是不可能的。新偽幣要具能換外匯的條件，是很困難的，因為這是需要巨額的外匯或金銀法幣的準備。但是寇偽何來大批外匯或可換外匯的金銀法幣，作為準備呢？若是有之，偽華興鈔為何不能大量發行呢？偽聯銀券為何不能自由換取外匯呢？敵方有人說，若是把偽華興銀行改組，再運用敵方所管理的關稅收入的一部，動員華北的現銀的一部，這樣大約可有二億元的外匯，以此為準備，便可發行可換外匯的新偽幣。這種論調，祇能欺騙愚民。第三，敵偽一時決難收獲二億元的外匯，偽華興銀行的資本金五千萬元，前偽總新政府無利息存款一千萬元，這六千萬元中，

有多少是法幣還是疑問，至少敵方出資中的二千五百萬元，恐非法幣；其次敵寇在華北掠奪的現銀，爲數也微微，（參看本刊第十期前揭論文中之3415）；至于敵方所管理的關稅收入的可動用部分，雖有一些，但是敵寇不能將牠全部作爲新偽鈔的外匯準備金，因爲敵寇之發發漢奸問題，收購軍需物資等，都是需要法幣的；這樣看來，敵寇是很難能集二億元的外匯的。退一步講，即是能集，二億元的外匯基金，能支持幾時呢？本來偽幣要和法幣一樣無限制的可換外匯，是極難的，一則偽鈔信用不固，一有動搖，持偽鈔者，必爭兌外匯，所以偽鈔較法幣，必更難維持外匯價格；二則，管理貿易，非常困難。現在敵商雖然佔了幾種貿易品，但是就是這幾種貿易品，仍是有「走私」的，所以談不到全面貿易統制，因之更談不到統制外匯。最後，新偽幣如能換取外匯，勢必不能過于任意濫發。但是若如新偽幣發行之後，偽華鈔及軍票皆行收回，則敵軍在華的支出，偽府的赤字財政，皆將藉新偽幣彌補，因之新偽幣的濫發，是必然的。這樣，新偽幣如能自由換取外匯，終必失敗。

爲外匯不足，新偽鈔或則規定不能換取外匯，或則在一定限制下才可換取外匯，亦是可能的。若是如此，那我們可以斷定新偽幣決不是法幣的敵手；一定將失敗于法幣之手的。

若是因敵汪間的矛盾，新偽鈔發行以後，軍票仍是並存，則前者的流通面，必局限于一隅，這樣，新偽鈔必失敗得更快，更慘。這樣，新偽通貨是很難有堅實的基礎。

法幣的基礎堅實，更是敵我通貨戰中法幣制勝的物質條件。但是敵人往往把法幣，估價很低。例如有些敵人說法幣：「因佔領地域的擴大，和大陸封鎖的強行，不出一半就要崩潰」；有的說：「半年後，法幣必然崩壞」；有的主張，不以法幣為對手；有的主張從速破壞法幣；（曾見日文雜誌，「經濟學」二月十一日號）。無疑的，這些盡是狂妄的謬論。就是上述「經濟學」的記者，也稱之為：「其謬不足，實屬可驚」。敵方自身對這些瘋人，下這樣的評語，那再用不我們贅述。

英人坎氏，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商業與金融」誌上，曾論法幣稱：「法幣可以在現在的水準上，維持相當的期間」，他並舉了八大理由；如戰爭以來收斂巨額金銀，中國政府尚餘相當的金屬及外國匯兌，換物貿易的實行，海外匯款的繼續，政府支出的節約，輸出之增大，歐戰後之資金流回本國，最後是中國人對於法幣的心理上的信任。我們認為坎氏此論毫無有把法幣的堅實性誇大，全是事實。

法幣不僅在對外價值的維持上，有十二分的把握。就她的國內通貨的價值，也非常鞏固。因為法幣可以購取全國的物資，並可與種種勞務交換。換句話說，法幣是有我

全國的物資和勞務爲物資基礎的。

這樣，無論是對外或是對內，法幣是有充分的價值，敵人的種種惡質宣傳，不值一笑。但是我們也得同樣的警惕自己的，敵偽通貨亦不會立即簡單的沒落。因爲一國的通貨，是由其整個的經濟力爲基礎的。若是敵偽經濟尚未破產，那他們的通貨也不會沒落，因爲他們一定極力維持其通貨例。所以敵我通貨戰也是和武力戰一樣的是長期戰爭，就是通貨戰的結束，是和武力戰的結束是同一個時期的。當然戰爭是整個的，武力戰和通貨戰是有密切關係。我們努力通貨戰中爭取勝利，打倒敵偽通貨，打擊敵偽經濟，也是有助於武力戰中的勝利到來。若是要迅速得到最後的勝利，應須加緊通貨戰。

日本侵華與日本勞動大衆 (轉載)

一

據厚生省的統計，最近日本勞動者增加情形如下次：

(單位——千人)

年 月	工 場		礦 山		交 通		日 雇 其 他		總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九三六年末	三、〇六七	三二〇	五六五	二、一三七	六、〇九〇	四、二八〇	一、八二〇			
一九三七年	三、四〇七	三六六	五四九	二、一〇〇	六、四三三					
一九三八年	三、八五五	四三六	五四五	一、九二六	六、七三五					
一九三九年六月	四、五三七	四七四	五二二	二、六一二	八、二三四	五、五七二	二、五五六			
比較前增加	一、四七〇	一五四	五三	四七五	二、〇四一	一、三三七	七六六			

這二百萬以上的增加主要的都是十三歲到十六歲的青年勞動者。

全國六・九二〇個工場，一九三九年六月，勞動者年齡比較(戰前爲一〇〇)：

工場 礦山 交通通信

	男子	女子	總計
二十歲以下	一九六	一〇七	二〇三
二十歲以上	一三三	一〇五	二三八
二十歲以下	一〇二	一〇七	二〇九
二十歲以上	一四七	一一四	二六一
二十歲以下	一三三	一〇八	二四一
二十歲以上	一九九	一〇六	三〇五
總計	一三五	一〇六	二四一

由職業介紹所介紹出去就業的青年工人，一九三七年為二十一萬人，一九三九年達四十二萬人；一九四〇年預計要達六十到八十萬人。

青年工人的採用，始於中小工場；「七、七」以後，重工業和機械金屬大工場，也大規模使用。因此現在中小工場（佔全產業中工場數百分之九六，勞動者數百分之五〇）主要都使用十二歲以下的保護勞動者，甚至像愛知，瀨戶等處，還使用走讀的小學生。總觀起來，日本全國的青年工人和童工，大概達三百萬人以上。

所謂「生產力擴充」者，若從勞動者的立場看起來，不外是以青年工人及童工為對象的搾取的搾取而已。新興財閥日曹野口，中島航空松下無線電的基礎是建築在青年工人的搾取上的。

被戰爭犧牲的產業中的失業者，據厚生省發表，業主與被雇者合計達三十七萬人，另據企劃院美濃口時次郎估計，二十歲至三十五歲的失業者有二百三十七萬人。同時據陸軍省某雜誌所發表，一九三八年初期兵員動員數為二百三十萬人，一九三九年三月，兵士中勞動者所佔比例已由戰前的百分之四九，增至百分之八三了。按照這一統計，勞動者被動員的，要達一百九十五萬人。日本統制階級一方面使用二百萬青年工人，另一方面驅使二百萬成年勞動者走上戰場，從榨取與侵略之中，以求獲得鉅大的利益。

一一

工資與待遇，從戰爭開始以來就惡化了。直接地根據總動員法，陸續頒佈許多登錄制，徵用會，技能者養成會，工資提高禁止會，青童工雇入限制會等戰時立法，禁止了勞動者的自由就職可能；同時間接地禁止不急產業的擴張，以及復活了婦女兒童勞動和深夜做工，朝鮮勞動者的移入，更由於物價的激劇騰貴，勞動條件非常惡化，特別在歐戰爆發以後更進一步地惡化了。

全國六九二〇工場（指數）

		場		山		交通通信	
男子	實際勞動時間	一六・〇	一一・二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廿歲以下平均工資	一・四四一五	一・八八五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女子	廿歲以上平均工資	二・八五	二・八八七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二・五九
	實際勞動時間	一一・四	一三・二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男子	廿歲以下平均工資	・七七一	・八九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一・三二一
	廿歲以上平均工資	・九六九	一・一八	一・四五三	一・四五三	一・四五三	一・四五三
青年工人(東京)的勞動時間		四一・五%					
男子	〇時	三六・二%					
	一—二時	二〇・七%					
女子	〇時	五四・一%					
	一—二時	四一・六%					
男子	一—二時	三・四%					
	三—四時						
女子	一—二時						
	三—四時						

勞動者中，有一部份的勞動時間，達三十六小時。雇用勞動者二百人以下的中小工場，勞動強度也是提得非常高的。三河地方的小紡織工場，二十四小時勞動，已被公認

•名古屋寶飯織布工場，東京名和製作所有二千二百個只有十二歲以下的童工，標準勞動時間由十一小時延長到十五個小時。像這種情形是一般的通例。軍部通告的十二小時制交代，僅僅使青年工人的勞動時間規定到十二小時罷了。一般宣傳軍學產業勞動者的好景氣，實在是沒有的事。據中央物價委員會的調查，東京，大阪，福岡，愛知，廣島等地的金屬、機械、器具、造船等業精密的平均工資為：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八年
大阪	二・四九元	二・〇三元
愛知	二・三〇	一・四四
東京	二・三〇	一・六〇
廣島	一・四五	一・二八
岡山	一・四五	一・二八
福岡	二・三七	二・六七

看上表，僅僅福岡多少略有增加，像愛知等，還有一元低落。像三菱鑛業（佐波）：

成年男子 月入六十元。

女子監督 日給七角，全月不休息可得二十七元。

青年女子 全月不休息可得十八至二十一元。

在大工場中，實行按時制和包工的結果，名義上所謂增加工資，實際反而使每月工資降低，這種莫名其妙的情形，仍然流行。去年底，鶴見富士電機增加工資的結果，使勞動者每月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二〇到三〇，單純的按日工資制流行在紡織、製紙、鑛業、以及小工場中。

福岡鞍平炭鑛，把鑛夫募集費做爲鑛工的借款，從他們收入中扣除，因此，名目上三塊錢的工資，實際所獲，不過一元六角。去年三月全國機械製造勞動者最低的工資，在鳥取、北海道、郡馬、石川等地是四角，愛知三角九分，埼玉却只有三角五分。

歐戰的影響，首先是養現在原料的缺乏，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大阪及京濱地方的中心工場閉鎖增加了，由於電力不足，一月中旋盤工及鑄工的實際工資收入，低落了百分之二九。海軍精屋探炭部，以下資先付爲引誘，集團的雇入農民與之締結四個月期的契約，這是利用大衆生活困難，減低工資的新手段。宮崎、德島、滋賀等地方的農村主婦，以勞動爲名，四個月一期，集團地從事於工場勞動。她們的工資，每日爲一角五分。

勞動災害，在勞動強化過度疲勞之下，是激增了。一九三七年中，除了鑛業不計外，災害死亡達七千六百人，重傷六萬四千人。去年只大阪一處，災害死傷便達三萬人。據調查，佐賀六國○工場鑛山，平均勞動者一人所當：

戰爭初期

醫療日數二三日

休業一四日

一九三九年

二八日

一六日

——九月

戰前

一四日

三日

此外，八幡某工場的因病休業率，達百分之三六。去冬名古屋重工業勞動者普通勞工全部的百分之七十六，女工百分之六，羅受工廠災害。工資低下與物價騰貴使勞動者的生活條件惡化，益加深刻。

二

勞動組合自戰爭爆發以下減少了。

年份	組合數	人數	全勞動者%
一九三七年	八三七組合	三九萬五千人	六·五%
一九三八年	七三一組合	三七萬五千人	六·九%
一九三九年六月止		三六萬三千人	

然而勞動爭議事件却增加了。

一九三七年 (七月止)	六〇二件	五三·五五〇人
一九三八年	一·〇二二件	八三·八七九人
一九三九年	一·〇〇九件	

這一矛盾現象，表示出兩種意義：第一是日本勞動大眾的階級鬥爭的發展，同時第二也表明了統治階級利用御用勞動組合幹部來阻止和破壞鬥爭的無能為力。

日本製鐵從業員組合（現在有七萬人），一九三九年四月被解散變為產業報國會，雖然如此，十一月的要求提高工資和定期昇格，仍然進行着。戰時勞動組合的鬥爭和運動，最顯著的特徵是形成新設勞動組合的鬥爭和無組織的勞動者團結力的強化。東京瓦斯工組合（三千人）在去年春間提出全國提高工資鬥爭，由於工資減低而引起的富士電機（約六千）的紛爭，朝鮮汽船的罷工，和歌山皮革勞動者（一千）的救災要求，土

佐製紙勞動者（一千）提高工資鬥爭，高知鐵道工人的提高工資，明治炭礦，平山鑛山的示威運動，這許多便是到去年底止的鬥爭事件，而每一鬥爭都密切地與組合新組織結合起來的。到今年，因電力停止收入減少物價騰貴而促成的爭議更為增多。名古屋、大阪、東京、香川、兵庫等地方展開了以怠工等手段的鬥爭。青年工人因勞動強化，待遇惡劣感到失望而反鄉者，也日益增多。

在組合運動上，若從全勞與總同盟的分裂，全勞支持奉國會，社會大眾黨的分裂方面看來，表示着勞動大眾鬥爭意識的高漲，獨立勞動組合的增加和勞動運動組織及指導新的鬥爭形式，以及友愛會以來勞資協調的御用組合和幹部的沒落。墮落幹部所組成的組合的無能，在戰爭中已顯然暴露於勞動大眾之前。他們這批墮落份子，像「全勞」已漸漸被吸收到國粹官僚機關的產業報國會中去。

所謂產業報國會是警察署長直接領導組織起來的。到去年年底止，雖然有一萬二千個組織，二百五十三萬會員，不過勞動爭議仍繼續增加。像去年九月間，產報緊急理事會，對於勞動者相反的利益利用勞資懇談會的危險，引起重要爭論一樣的情形，證明勞動大眾轉把這國粹官僚機關變作自己階級鬥爭場所是極可能的。

一九一八以來，將近十年中，政府與統治階級雖然不斷地破壞組織以及繼續的鎮

壓，可是日本勞動大眾的階級的自覺和階級使命鬥爭的發動；從來沒有消滅，却反而繼續下去。某處由日本共產黨支持的重要產業三千人的新統一組織已成立了。

勞動大眾的經濟要求已經到了與政治的要求不可劃分的情況了。由總動員法而來的自由轉業的不可能，工資提高的禁止等等，單單作為經濟鬥爭而要想貫徹自己要求，已經到了不可能的階段了。資本家所採用的差別待遇，（木工、定期工、臨時工、人夫制、助手等）成長後的青年工人轉換為成年工等等問題，每一個皆與政治鬥爭，保持密切關係。

侵畧中國陷入泥沼，國民經濟破產，帝國主義各國對立的戰爭化，這些條件加上中國抗戰的徹底堅持和蘇聯社會主義和平外交的偉大成功，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發生動搖，統治階級內部的破綻和日本天皇制統治的腐敗，全部暴露了。

勞動大眾迫切的生活痛苦和災害，戰爭的直接犧牲，必然地會舉起「自由、米和職業」的要求，從天皇政治向自己解放的道路前進。同時農民鬥爭也增加了，和歌山，秋田等地農民提出歸還天皇土地的要求。

對天皇制的革命，大眾的反戰和反抗，燃燒在日本下層。主要的却在我們能夠正確地徹底地實行階級使命和任務。

際此「五一」節日，我們日本大衆，對中國民族的澈底抗戰和堅持團結，致革命的敬禮。（青山和天）

歐戰擴大與日本經濟

本文載於日本雜誌「經濟學者」四月號，當時德國尚未侵入荷比，所以文中涉及荷蘭的部分，是以中立國看待的，此外除有少數地方分析尚嫌不夠外，大體說來，態度比較客觀，立論尚屬正確，即大戰所給予日本經濟的困難，多少暴露了一些。特將全文譯出，以供讀者參考——譯者。

(一) 歐洲大戰與日本輸出

大戰對於輸出之影響

去年秋，當第二次大戰勃發的時候，一般人以為，其對於日本戰時經濟必給予「神風的」好影響；可是，第二次大戰之影響，並不是如此樂觀的，這個，只要看戰爭以後的輸出貿易的實績，就明白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第二次大戰所波及於日本的對外貿易，全是壞影響，為什麼呢？因為第二次大戰所給予日本對外貿易之影響，在輸出貿易與輸入貿易上，是大不相同的緣故。到今天為止，第二次大戰對於輸出貿易之影響，雖然與吾人最初之期待，大有雲

泥之差別，可是，這並非是過分悲觀的事情。

譬如，就本年第一季，即一月到三月這個期間的輸出貿易的實績來看吧，本年第一季的對外貿易（屬地也包括在內），輸出是九億一千八百萬日圓，輸入是九億九千一百萬日圓，入超為七千二百萬日圓。如果把這個數目與去年的同一期間作比較來看，固然輸出與輸入都增加了，輸出增加了二億二千七百萬日圓（三五%），輸入增加了二億三千三百萬日圓（三三%），可是，入超只不過增加四百萬日圓而已。

這樣，如果只作一概觀，那末，本年第一季的日本對外貿易，自然由於第二次大戰而顯示着相當顯著的好轉，可是，今日對外貿易之重要性的核心，是在時局資材之輸入量的確保，因而對外輸出的重心，自不消說是在於向所謂第三國輸出，不過，向第三國輸出與上述對外貿易全體相較，在概觀上，似乎呈現着很不相同的面貌，因為大藏省三月份的貿易月報表尚未發表，所以對於本年第一季向第三國輸出，還不能作詳細的分析，可是，若從概數上來說，那末，本年第一季中的第三國輸出，可列如下表：

（第一表）本年第一季對第三國貿易（千日圓）

本年總額

去年同期總額

輸 出 四二三、一一二

三三六、三七八

八六、七三四

輸	入	七〇五・一四五	五三五・四四八	一六九・六九七
入	超	二八二、〇三三	一九九、〇七一	八三、〇二二

(備考)本表係將大藏省發表之對「滿州關東支那」貿易數，從全貿易數減除作成。

即本年第一季的向第三國輸出，是四億二千三百萬日圓，比較去年同期增加了八千六百萬日圓(增加二五・七%)；同樣的在輸入上，今年是七億五百餘萬日圓，比較去年同期則增加一億六千九百餘萬日圓(增加三一・六%)，這個可以說是相當顯著的增大了。可是，在這種顯著增大的中間，却包括了許多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為輸出與輸入貿易的膨脹，主要的的是由於單價的騰貴而膨脹起來的，至於其詳細的分析的研究，想留到以後有機會再談。

第二個問題，是入超增大的問題。入超的增大，是隨着如上所述的輸出輸入的增大而增大的。輸入的增大程度愈大，其結果，入超增大問題，必然再抬頭。本年第一季的入超，如第一表所示為二億八千二百萬日圓的巨額，較之去年同期，却激增了八千三百萬日圓。本來，這種入超的激增，應當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可是，僅就本年第一季來看，此種巨額入超問題，還沒有表面化起來，這是因為在這個期間有輸出增加了八千六

百萬日圓，與入超增加的八千三百萬日圓成爲對照的緣故。可是，入超增加與輸出增加之併行的均衡能持續嗎？無論怎樣，也不能不成爲疑問的。

本年第一季的日本對外貿易，有着很多的複雜的問題，而且是應當將其充分的分析，究明的，可是，簡單的說起來，輸入增大的最大的原因，是輸入單價的昂貴。本來，由於輸入單價的昂貴，照理日本的戰時經濟，必然要蒙受相當打擊的，可是，因爲輸出的增進，畢竟沒有受到重大的打擊。雖說這是消極的性質，究竟是以第二次大戰爲中心的最近輸出之增進的最大效果。

大戰對於商品輸出之影響

再從各種商品和各個市場上來對於本年第一季的對外輸出貿易作一檢討吧。下列第二表，即是關於主要商品之簡單的一瞥。

(第二表)本年第一季的各種商品輸出貿易(千日圓)

商品	一—三月總額	比去年同期 增減數(△爲減)	比率
棉織物	一〇四、二四七	一八、四三八	二一%

	生絲				
	數量	金額			
生絲	九六、六三八	二五、一一七	三五%		
人造絲織品	五〇、六〇四	△二六、七一九	△三五%		
機械類	二五、八六二	△五五九	△二%		
罐頭食料品	五八、九六〇	一六、九三四	四〇%		
絲織物	一八、六九九	△四九	〇%		
針織品	九、五四八	△七〇九	△七%		
毛織物	八、九九九	三九一	五%		
陶器	九、九五〇	△九七九	△九%		
棉紗	一三、五〇七	五、〇九八	六%		
玩具	一四、二五一	一、一八〇	九%		
人造絲	三、八五九	一八四	三%		
木材	一六、四五五	一一、四五三	二二八%		
其他	三五、二六〇	一九、九三〇	一三〇%		
合計	四三七、〇〇二	一三三、五五五	四四%		
	八五三、〇三七	二二九、〇四四	三七%		

(備考)一、二月 據貿易月報表；三月根據貿易旬報。

先從對第三國主要輸出商品來述起。生絲在數量上較去年同期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五，可是，本年第一季的生絲平均的輸出單價，是一千九百日圓，如果與去年度的九百二十四日圓相較，那末，輸出單價，却達到了二倍以上的昂貴。其結果，無論輸出數量是怎樣銳減，而其輸出金額，較之去年同期，反而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五。因此，若僅從外幣獲得這個觀點來看，那末，本年第一季的生絲輸出，可以說是為于非常有利的條件。可是，由于最近美國生絲消費的減退和其他的影響，以至絲價暴落的大原因，仍然是從用高單價輸出之好條件的另一面發生出來的。

棉織物的輸出，為一億四百萬日圓，較之去年同期，却顯著的增加了一千八百萬日圓，其比率為二一%。大家都知道，棉織物，除了少數的特殊物以外，是禁止向日圓集團輸出的，所以其輸出的大部分，都可以看做是對第三國輸出的。本年第一季的棉織物輸出，若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較，的確成績很好。可是，如果認為這是期待由于第二次大戰勃發的成績，那末，在第二次大戰中輸出的增進，實在是貧弱到萬分！這不是完全明白的一件事嗎？

人造絲的輸出，為一千六百萬日圓，與去年同期比較，却增加了一千一百餘萬日圓

，其比率爲二二八%。這欄也是值得注目的。人造絲的輸出，也全部是向第三國輸出的。而人造絲的輸出，在第二次大戰的好影響上，可以說是最理想的表現了，同時也很可能的顯示着一種界限。就是說，由于第二次大戰的長期化，日本人造絲之最大的競爭國英國，意大利的人造絲輸出力鈍化的結果，所以獲得了如上所述的人造絲輸出的顯著的激增。

除了上述諸商品以外，其他向第三國輸出的商品，差不多，沒有什麼增大，而顯示着增大的如機械類，木材等的輸出，則完全限于日圓集團。向日圓集團輸出的增大，其與第二次大戰之勃發，則不發生什麼關係，所以第二次大戰對於輸出貿易之影響，不僅沒有當初所期待的那樣大，而且事實上也是微小到不足道，如果把今後輸出市場之狹隘化問題和輸入困難之增大問題相較量，那末，第二次大戰所波及于日本對外貿易的影響，並不能肯定的說是必定有好處。

環境對於輸出不利

如前所述，現在第二次大戰對於輸出貿易的影響，是極消極的性質，其所決定的理由，就是日本經濟，也仍然是向着所謂戰時經濟轉化，換句話說，日本輸出能力的消耗，不當在英，德以上。而且，這一次大戰比起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其對外條件的惡劣化，

不能不說是相差太遠了。

第一次大戰的時候，日本對外輸出，其所以能驚異的伸張者，不消說的，是因為（一）日本國內市場的獨佔；（二）極東市場的準獨佔化；（三）中立國購買力的激增；（四）各殖民地市場的開拓；（五）交戰國之武器及生活必需品之購買等，總之，是因為日本海外市場急激的開拓的緣故。可是，在此次大戰中，第一，國內市場獨佔化的問題，有許多問題是必得加以檢討的，可是，在此地把牠省畧吧。第二，關於極東市場之準獨佔化問題，現在，在極東市場之中心的中國市場上，準獨佔化是可以樹立的，不過，那是何所謂日圓集團的輸出。此種輸出，對於貨幣資本的資本積蓄的貢獻雖是很大的，可是，在外貨獲得的這一點上，却一點用處也沒有。其他極東諸市場的擴張，到現在差不多已經達到極限，不僅沒有多大的希望，甚至因為英，法，荷，美的戰時的自給自足化，而且反愈趨于狹隘化。

關於中立諸國購買力增大的問題，這一次大戰，對於中立國也還沒有引起什麼好景氣，這個，只要看中立國中最好地位的美國的景氣變動，就可以明白了。其所以對於中立國沒有湧沸着戰爭景氣者，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次大戰還沒有轉化到本格的消耗戰；此外，就是由於最近世界景氣之深刻矛盾的運動，而這種景氣還不曉全面的湧沸，

這也可以算是最有力的原因。

其次關於在中立國範疇內的中南美和阿非利加的購買力，也可說是同樣的，加之，在這次大戰中，後方國家的重要性，較之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却無比的加重起來了，在這種關係上，所有這些市場，均被縛于英，法方面，德意志方面乃至美國方面，而對於日本方面之閉塞的傾向，更加強固起來。

關於從交戰諸國接受武器及生活必需品的擁擠定貨的問題，假如日本沒有中國事變的話，當然是很好的期待，可是，已經化為莫大的物資消耗戰的中國事變和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是日本不能避免的舉國的課題，因為這樣，當然，對於交戰諸國之武器私生活必需品之定貨的問題，決不能成爲議論的對象，這是不待說而自明的。

那末，根據這次大戰之向北歐的發展，上述之惡劣的諸條件，可以和緩嗎？換句話說，輸出貿易能增進嗎？這個，又成爲問題。

大戰之新展開與輸出

戰亂之向北歐發展和戰爭之向巴爾幹展開的豫想，是第二次大戰轉化爲本格的消耗戰的一指標。可是，隨着北歐戰亂的展開，同時國際經濟的集團化，也不得不急速的促成，而國際經濟集團化的促成，也必然要使國際通商貿易關係更加麻痺與梗塞。

這是北歐動亂之發展所給與輸出貿易一般的影響之根本的動向。若是更具體的看來，那末直接向交戰諸國輸出，乃至通過中立諸國向交戰諸國輸出，由于交戰諸國各種通商攪亂政策之強化，可以說是要加上約制與困難的。還有，向各殖民地輸出，因為英、法、德、美的經濟的自足自給的強化，和他們積極的輸出振興，于是比較從來，也要受到更深刻的阻害與抵抗。

照這樣看來，大戰之在北歐的展開和向巴爾幹之發展，在本質上，對於輸出貿易，決不是提供好材料的，唯在發生到如次的事態時，那末，大戰之發展，才能給予日本輸出貿易以巨大的刺激。是怎樣一個事態呢？即大戰要發展到巨大的消耗戰，使交戰諸國的輸出，都非常的減縮，而交戰諸國所消耗的資材，也都要專依賴于從外國輸入，要在這一種事態到來的場合才行。如能達到那個程度，而日本又能回復或保持着今日以上的輸出能力，那末以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為中心向交戰諸國輸出，自然可以激增。還有，如果大戰發展到這種狀態，那也就是交戰諸國經濟的自足自給的破綻，而向各殖民地及中立國之輸出，也可以急增。可是，這都是缺乏現實性的豫想。

當然，對於輸出貿易之前途，徒視爲悲觀，是不對的。隨着大戰之展開，一般的輸出貿易之動向，是走着上述的方向，可是，對於從來交戰諸國所把握着的各市場，所有

交戰期間，商品供給網，由于通商妨礙戰禍，他關係，而不得不成爲複雜化和不均衡化。乘着這種空隙，日貨是可以伸張的。還有，如今後列強輸出貿易之趨勢，誠如上述，那末，既得市場，可因之決不至被隘化，而諸國諸種對策，也可以說仍然是緊蹙之舉。假如新市場之開拓政策和既得市場之擁擠政策，雙方都運籌得當的話，那末，日本的輸出貿易，仍然是很可能獲得若干好轉的。

英鎊跌落與輸出

根據匯兌管理之強化的發表，英鎊再度沉着崩落，在三月十六日，英鎊已由三美圓九角降落到三美圓七角一分。到了三月下旬的時候，仍然在三美圓七角一分至七角五分之間，繼續着相對的安定，可是，當着北歐危機不能避免而見諸現實化的時候，英鎊即開始顯示着三度的低落，即，四月十二日降落爲三美圓四角九分，爲最近年的最低的水準，以後差不多都在三美圓五角一分到五角二分之間。當北歐戰亂開始以後，非到英國可以獲得決定的勝利，而英鎊的顯著的回復，到底是无望的，換句話說，英鎊的軟弱，仍然是繼續着，而就是要回復到這次匯兌管理強化前的英鎊水準，也可以說是非常困難的。

假如英鎊這種低落長久持下去，那末，僅有向英鎊集團之輸出加多，而其向日本輸

出之打擊是很大的。現在，英鎊崩落，使英美互惠通商條約發生裂痕，在三月二十五日紐約的關稅，對於從英帝國來的輸入品，以英鎊的公定價格為輸入稅之基礎而課稅，不根據從來的自由價格英鎊而課稅。對於這個，有很多的理由，其第一步就是為了要防止英國利用英鎊的低落以致英製品輸入的氾濫，所以要實施一種相殺關稅。

徵諸英國這種實例也就可以明白了。英國乘着英鎊的下落，而且積極推行其輸出的強行策，以圖英製品之強制進行，這是要阻害日貨輸出——尤其棉織品輸出之伸張的。

(二)經濟封鎖與日本輸入

經濟封鎖與日本貿易

許久繼續沈默的歐洲戰爭，從資源確保的必要上，而有北歐以挪威為中心的激烈戰爭的展開。這個戰爭，不消說的，是想獲得挪威的鐵礦資源和確保資源輸送路線的德國，和妨害德國的企圖而加以經濟的壓迫的英法軍的正面衝突的戰爭。第一次歐洲戰爭的着手于資源確保，至少是戰爭勃發，經過兩年三年之後的事，而第二次歐洲戰爭，與其說是直接訴諸武力的戰爭，毋寧說是要加以經濟的迫害而要使對方屈服的戰爭，這是與第一次大戰不同的地方。

從而在北歐所展開的戰爭，是以確保資源為第一義，而戰爭只不過是為確保資源的一種手段而已。在英法聯合國方面，通過本國及領屬，對於輸出入貿易，加以嚴重的戰時統制，而對於中立國方面的對外貿易，也加以強度的抑制。即英法方面，為了使己國內的重要資源充當戰時需要，同時又為了防止資源流入到敵國，於是對於本國及領屬，限制軍需資源的輸出。如加拿大的錫，印度的錫，海峽殖民地的錫，橡皮，澳洲的羊毛等，都已經禁止輸出，或者實行限制。更對於印度，緬甸，海峽殖民地等所有軍需工業原料品的輸出，也一概加以抑制。

不僅是那樣的，據傳在英國方面，為阻止經由蘇聯的海參威，向德國輸送戰時禁制品，而成爲對德封鎖的一翼，乃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洋計劃着加強封鎖網。這個，就是爲了防止在美國購買銅，裝到墨西哥，經過太平洋到達海參威，再由海參威輸送到德國；同時，也是爲了防止荷屬印度的錫送回紐約，再從陸路輸送太平洋岸，更經過海參威，而輸送到德國。戰爭勃發以後，鉛，橡皮，銅和錫，都有相當的數量輸送到蘇聯，可是在英國方面，連對於走這極複雜路徑的物資輸送，也張羅着周密的封鎖網。

如上所述，在英法方面，是舉其全力對於軍需資源之輸出加以抑制的，而意大利和其他的中立國，其起初對於交戰國的德國，也是爲了要充實自己國家的軍備，而傾全力

抑制軍需資材的輸出，並努力於軍需資材的輸入。還有美國，在美國方面，廢棄日美通商條約，連對日禁運論也成爲課題了。像日本的重要資源都是依存於歐美各國，而這種經濟封鎖的波紋，是相當深刻的。比如在去年八月，從德國輸入的機械類及其他貨品，是一千五百九十六萬日元，九月九百萬日元，十月八百萬日元，十二月三百八十七萬日元。而在本年二月，因爲英國海上封鎖和德國自身的需要，輸入則成爲零。這備對於日本在生產力擴充的道路上，因爲優秀的德國的機械類不能輸入，那末，必定是要受相當的打擊的。

還有，從英鎊市場輸入原料，因爲經濟封鎖，也是不能輸入的。如果真是這樣，那末更成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從英鎊地域輸入的輸入額，達六億九千八百萬日元，佔輸入總額的二五%。不僅如此，而且這些輸入品，第一是棉花，其次如鐵，銅，石油，橡皮，錫，木材，鋁等，都是重要的物資。

重要輸入國之現勢

軍需資材不能輸入的這種問題，直接影響于生產力的擴充工作。現在日本考究所有的對象，以努力達到輸出之增進；而此種輸出之增進的對策，簡直可以說，完全在于努力求得重要資源之輸入。現在將日本重要物資之輸入的地域，按洲分別列表如次：

(第一表) 各洲之輸入額 (單位千日元)

	昭和十四年		昭和十三年		昭和十二年	
	昭和十四年	昭和十三年	昭和十三年	昭和十二年	昭和十二年	昭和十二年
亞細亞洲	四九八、〇二九	四五九、三八一	七五七、二〇九			
北美洲	一、二二八、四一五	一、〇〇六、五六五	一、三七四、二五二			
中獎洲	三、四八〇	七、三一三	一八、七六五			
南美洲	一一五、七二九	九一、二三四	一六二、六一〇			
阿非利加洲	九二、七八七	六〇、六一一	二〇六、三〇四			
大洋洲	八六、三一六	九七、八五〇	二二二、一二八			
歐羅巴洲	三〇九、九三五	三七六、二六九	五〇四、〇〇一			
合計	二、二三四、六九五	二、〇九九、二三六	三、三四五、二七二			
亞細亞洲						
英屬印度			一七二、二三〇			
荷屬印度			八八、二四八			

(備考) 亞細亞洲一項，關於偽滿，關東州及中華民國之輸入，不在內。
再按照二千萬日元以上之輸入國，分別列表如次。(單位千日元)

海峽殖民地	五四、一六八
英屬馬來	四六、八〇一
菲律賓	三五、六二九
法屬安南	二〇、三〇〇
歐羅巴洲	
德意志	一四一、〇〇二
瑞典	二六、二七六
英國	二四、四二六
挪威	三一、八六九
北美利加洲	
美國	一、一二八、四一五
加拿大	一二六、〇二一
南美利加洲	
巴西	七四、六六二
阿非利加洲	

埃及

一五〇、三一一

大洋洲

濠太利

七一、〇二六

(第二表)英系市場之輸入額(單位千日元)

小麥

英屬印度

海峽殖民地

加拿大

濠洲

埃及

英國

米

二三三

豆

一〇五

煤油用原料

一、二五五

皮類

八五

六

二、三三五

革類

二三五

生麻類

二二〇、九九七

生橡皮類

五、七六六

磷礦石

一八、九九六

三、九六四

七、三六九

五七、〇九二

續前表 第二十五、六期

七五

品名	單位	數量	價值
木漿	噸	11,033	
木材	噸	5,170	
牛肉	噸		九
牛脂	噸		二七
羊毛	噸		五二、四七
硝酸鈣	噸		六八
合成染料	噸		二八
			七

從英系地域的物資輸入

從英鎊系地域輸入的輸入額，去年度是六億九千八百萬日元，而輸出額則為九億二百萬日元，如果從全體去看，那末，日本的貿易對於英鎊系地域，是出超的。首先爲了要明瞭：從英系市場購買些什麼物資呢？特作成下表。當然，在外國貿易月報上，關於軍需資源的項目，差不多是抹殺的，要想抓住正確的數字，自屬不可能，但是，大體的內容，是可以知道的。參照第二表。

即從英屬印度輸入的，但生棉，麻，從海峽殖民地輸入的，是生橡皮，燐礦石；從加拿大輸入的，是製紙用的木漿，木材；從濠洲輸入的，是羊毛，皮類；而從埃及輸入

的，則爲生棉，磷礦石等。可是，還有在此種統計以外的物資，比如鉛，錫，鐵礦，廢鐵及其他重要物資，這是不可忘記的。如果英系市場實行輸出之限制或禁止，那末，日本的生產力的擴充，一定要受到相當的打擊，這是不消說的。

可是，英國這種重要物資之對日輸出禁止或限制，果真能澈底的實行嗎？英國現在在中國有着重要的權益，如果對日輸出的禁止，澈底實行的話，那末，就是其對於日本採取敵對的行動，而英國在中國之權益，必因之受日本的威脅而沒有辦法的。果真是這樣，則英日可說爲已經入于戰爭的狀態了。這一種場合，當然，是一種豫想的極端的情況，可是，在一方面與德國戰爭，一方面又有印度反英運動之興起的今日，到底這種事情是不可許的。不過，部分的輸出禁止或限制，將隨着對德戰爭愈激化而愈行深刻化，這件事，是可以豫想得到的。

北歐物資的輸入

北歐與日本的貿易關係，並不十分重要。從昭和十四年度的輸入狀況來看，從瑞典輸入的物資，是二千六百餘萬日元，從挪威輸入的，是二千一百餘萬日元，從芬蘭輸入的，却只有五百八十餘萬日元。茲將輸入額列表如次：

(第三表) 北歐之輸入額(單位千日元)

	昭和十四年	昭和十三年	昭和十二年
瑞典	二六、二七六	二四、〇六九	四九、二七七
挪威	二一、八六九	一五、七一九	二四、〇三二
芬蘭	五、八二八	三、四七二	九、六四二
丹麥	二、三三九	一、二三一	一、四四九

瑞典是人所周知的世界有數的鋼鐵產地，其埋藏量，據說有二十二億噸，每年有一千萬噸以上向外國輸出。這些鋼鐵，主要的是向德、英、日輸出，其中有四一%是向德國輸出，有二五%是向英國輸出。

挪威也是鋼鐵資源最富有的國家，其推定的埋藏量，據說有十三億噸，因為其國內製鐵事業很少，每年輸出的鐵砂，總在一百五十萬噸。日本也每年從這兩個國家輸出鐵砂、銅及其他的資材。但是從芬蘭輸入的，是木漿。當蘇芬戰爭終了，繼續以挪威為中心的英德戰爭一勃發的時候，北歐遂被包在戰火中，而北歐的輸入，也就成為無望了。看六年二月為止的統計，即已反映着戰時狀態的逼迫性而逐次減少了。

德國物資的輸入

從德國所輸入的，主要的是機械類。去年度的輸入額，達一億四千一百萬日元。德

國是歐洲第一個對日輸出的國家。德國的原料資源是不豐富的，這是人所周知的事實，可是，她有優秀的技術，因此對於機械的製作，却有壓倒的技術。

自從去年九月德國對英法宣戰以來，日德貿易關係，急激的稀薄化，而日本從德國的輸入額，却成爲如次的減少。（單位千日元）

十四年	七月	七、一三二
二月	一月	一〇、八〇〇
三月	二月	一一、八五八
四月	三月	一三、七三五
五月	四月	一七、六七三
六月	五月	一七、四八四
七月	六月	一九、四八二
八月	七月	一五、九六〇
九月	八月	九、〇五五
十月	九月	八、五八三

十一月	五、三八〇
十二月	三、八七〇
十五年	四、三五七

二月

即從去年八月到九月，輸入額減少了一半，其後，更隨着按月減少，在本年一月，其數目減為四百三十五萬七千日元，可是，到本年二月，輸入額却全然沒有了。因為以英法為對手的戰爭的緣故，所以無法輸出。隨着歐洲戰爭之激化，日本的軍事資源及資材的輸入國，如北歐諸國及德國，統統失掉了。

物資輸入的窘態

日美通商條約廢棄後，從美國的資材的輸入，也不能安心的。還有從北歐諸國及德國的輸入，都完全停止了，而從英國的輸入，也同樣的受到壓迫。現在，在這裏成爲問題的，就是對於輸入物資如何確保的問題。

第一對於中南美諸國，如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科倫比亞，秘魯，委內瑞拉等，急應派遣經濟使節，以謀求價的通商協定之締結。其次的問題，就是荷印的資源的問題。

，關於中南美工作，請參照四月十五日號。茲僅就荷印稍爲說一說：

由于歐洲戰局之擴大化，荷蘭的中立性是很危險的，日本會直接向中外作如次的聲明：「日本在南洋諸地方，與荷印有經濟相通的密切的關係。可是，如果歐洲戰禍波及到荷蘭，不僅有礙於維持有無相通和共存共榮之增進，而且在東亞之和平及安定上也會成爲很不好的狀態。從上述的見地，帝國政府，對於隨着歐洲戰爭之激化，荷屬印度將有如何的變更，是予以深切的關心的。」

日本與荷印的貿易關係，僅就輸入的狀況看來，去年度的輸入額是七千一百六十二萬日圓，若是與昭和十二年度的一億五千三百餘萬日圓相比較，那末減少了約有半數，可是，荷印仍是相當重要的輸入國。

從荷印輸入的物品中，最重要的是生橡皮，約達一千六百餘萬日圓；其次是木材，約一百七十九萬日圓。可是，這是列入統計表上的數字，此外還有石油，錫及其他物資也有相當量的輸入，這是不可忽視的。列入於商品輸入統計表上的金額，不過二千萬日圓而已，可是，實際上輸入的金額，有七千一百餘萬日圓，就是籠統的看來，也有五千萬日圓，這些金額，都是不能發表的物資，如石油，鋼鐵、銅、錫等的輸入額。

(三) 歐洲大戰與日本海運

海運之今昔

這次歐洲大戰的展開，其所給予日本海運之影響，與第一次大戰時比較起來，是有顯著的不同的。

即與第一次大戰時，所謂大戰景氣的異常繁榮為海運界所獨攬的那一種情形相較，可以說有雲泥之別。這並不是說，日本海運界在這次大戰中沒有賺到錢的意思。其實，不僅是賺了錢，而且不問海運業者自身的大小，在這兩三年來的好況上，差不多都困惑於利益金上而不知如何去處理牠才好。

那末，不同在什麼地方呢？這個就是乘着大戰景氣而獲得利潤，還是在其次，而重要的在於要求海運本來使命的物資輸送機能之最大限度的發揮。即要求把如何獲得利益放在後面，而應考之於如何使得眼前的物資不至停滯而可以儘量的輸送。

如果具體的說起來，目前海運界負担最大的課題，是在完成物動計劃和生產力擴充計劃上，要如何才能使得必要的緊急重要物資完全得到輸送的這一點上。即隨着歐洲戰爭之展開的世界海運市況的優勝的時候，而要想發大財這件事，就有人將他計劃好了，從現下的海運情勢來看，是斷難實現的。

海運困難加重

不僅如此而已，隨着進入四月的北歐將變的新開展，對於日本海運界由來已久的挪威船和丹麥船，都陸續被迫脫離市場，但怎樣去籌劃其代替船呢？只是一種苦惱的事。如果找不着代替船，那末，如從亞美利加的屑鐵，石油之輸送，紅海工業鹽的輸送，還有大洋島等的磷礦石的輸送，都要等候外國船，而對於日本內地的重要物資之輸送，却成爲一種空虛。

英國船去矣，德國船的影子也沒有了，而現在挪威，丹麥等的船，也漸次脫出市場了，那末，結果怎辦呢？

物資是無論如何也要運的，要運必得要船，若是依存外國不可能的話，那末，除了用日本船以外，是沒有辦法的。可是在船隻缺乏的今日，日本船能找得着嗎？如果找不出來的話，那末，只有根據現狀的合理化，勉強的來想法，即祇有使從運費和租船費的價格統制而進入到船隻的配給統制的這種海運統制，要再進入到更高度的海運統制，其結果，各個自由運營，則必壓縮到最小的限度。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無論如何，也不能如各種交易所一樣的希求，期待着歐洲大戰之展開，對於日本的海運有好影響的。日本的海運界，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被害者之一嗎？

不過，在此地有一線之希望者，就是希望新造的船隻之大量的就航。但是，日本所

有船舶的增加，在去年一年間，包括新造的船，只有七十隻，三三九、九二六噸（總噸數在一千噸以上者），較之昭和十三年度的增加數——十三年度增加的船舶為一百二十九隻，六〇〇、〇一七噸，那末，增加的速度，却顯出很大的鈍化（註：從「河運」二百十五號，二百三號的日本所有船舶累月現狀表中算出）。爾此種鈍化傾向，從鋼材及其他船舶製造用的資材之全般的缺乏，和勞動力，動力不足等的現狀推算起來，究竟要達到什麼程度，是不可以豫想的。

船舶缺乏之現狀

這次歐洲戰亂波及於海運界的特徵的現象，就是戰爭一開始，佔世界海運國第一位的英國和佔第五位的德國及佔第八位的法國，都成為交戰國，因此，這些國家的船舶，遂頓時喪失了市場性。根據最近倫敦的調查，在開戰前的六月末，上述三國所有的船舶數（百噸以上者）如下：

（第一表）英法德所有船舶數

英國	二一、〇〇一、九二五
法國	二、九三三、九三三
德國	四、四八二、六六二

合計 二八、四一八、五二〇

即，世界海運亦有約百分之四十的船舶，是交戰國船，而不得不放棄海運之自由的。海運市場之暴騰，這是必然的歸結。世界各主要國之間的各航路同盟及運費同盟的運費率，曾經有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高漲，這幾天，又歐戰線之向北歐擴大為契機，而有第三次，第四次的高漲。航中以不定期船的市況特別顯得騰貴。根據最近日本海運集會所調查的主要航路運費，按照第二表，其暴騰的狀況，最少的是二倍半，而最多的竟達到八倍半。（「海運」四月號，統計月報十四頁）

（第二表）洋船路主要運費（騰貴率是改成日圓算出的）

裝貨地	卸貨地	貨物	本年三月十五日	去年八月下旬	騰貴率
北美太平洋岸	日本	樹木	二三美元五〇分	一六美元	七三%
		大料	一八美元	一二美元	七二%
		屑鐵	一三美元	四美元五〇分	二三二%
紅海	日本	鹽	六一先令	一四先令六便士	二九六%
北美太平洋岸	英國	小麥	一六〇先令	二六先令六便士	四六八%
歐洲	歐洲	雜糧	三二二美元	二〇先令	八五五%

大	連	英國	大豆	一三〇先令	二五先令	三八九%	
西	貢	英國	米	一六〇先令	二七先令	四五八%	
馬	得	拉	歐洲種子	一八〇先令	二七先令九便士	五一一%	
孟	買	英國	雜糧	一三〇先令	二五先令	三八九%	
南	濠	洲	英國小麥	一一五先令	三一先令	二四九%	
威	爾	斯	波特塞	石炭	三二先令	八先令	二七七%
非	律	賓	紐約	砂糖	一四美分	六美分七五分	一六三%
爪	哇	法	國	砂糖	一四〇先令	二七先令六便士	三七九%

還有租船費也騰貴了，比如八千噸級的船，有的從戰前的四先令的標準，到最近增加到五美元五〇分，更有的由五先令半增加到六美元至六美元五〇分。

船舶之被害

這種市況的暴騰，固然一方面是由于英法德三國的市場性的喪失，同時，另一方面由於聯合國方面大量的向中立國租船，也是最有力的原因。至于正確的數字，尚不得其詳，可是，僅就挪威的船隻被英國所租用者，據說在戰後總在一百五十萬噸左右。

此外，若是從擊沉的或炸沉的船舶的數量推算，當可以想到瑞典、丹麥、挪威、荷

關、希臘等中立國的船，一定是多數被英法而德國方面所利用的。

根據神戶等關係社會的調查，因為擊沉或炸沉的世界商船的喪失數，從去年九月以來到本年三月末為止，其總數為四百六十九隻，計一百八十萬九千七十七噸。

(第三表) 世界商船喪失數

船別	隻數	噸數
貨船	四〇二	一、二三〇、五九四
油槽船	四一	三二三、四一一
客船	二六	二五五、〇四二

如果按照國別詳細的列出，那末，英國喪失的船隻為最多，德國次之，還有挪威和荷蘭的船舶，對於喪戰國又是次多數，而這兩國船是向英法或德國方面集中的。

(第四表) 各國船舶喪失數

國別	隻數	噸數
英國	一七五	八一六、二四一
法國	二〇	一〇五、九四三
德國	四二	二一二、〇〇四

蘇聯	二	四、九六七
瑞典	四二	八九、〇四五
挪威	六七	一四二、一三一
丹麥	三三	八三、八五四
荷蘭	二四	一二六、三二〇
拉脫維亞	三	九、三九一
愛沙尼亞	七	八、二二二
立陶宛	三	五、八六六
芬蘭	一〇	二一、五七五
波蘭	一	一四、二九四
土耳其	八	一九、三八〇
希臘	二〇	八六、九五—
羅馬尼亞	二	七、三九五
南斯拉夫	二	一〇、八八三
意大利	六	三〇、五四七

日本	一一、九三〇
西班牙	二、一四〇
合計	四六九 一、八〇九、〇七七

（備考）根據日本海運集會所發行之「海運特報」四月十日號

按照上列之數字來算，每月平均有六十七隻，二十五萬八千噸之船舶，化為海底之藻屑，今後常隨着戰爭之劇烈，將更有相當數量之船舶的喪失，這是不難十分察知的。加之，從四月以來，德國對於北歐的閃電作戰，僅次于日本而居世界海運國第四位的挪威，和居第十二位的丹麥，也一舉而被迫入于交戰的圈內，結果，造成這兩國合起來有六百萬噸的船舶，脫離了船舶不足的世界海運市場。等到戰綫再擴大到瑞典，荷蘭時，則世界的海上輸送陣，將更會感到窮迫的。

居于世界第二位的船舶保有國的美國，其中立法一經施行，勢必嚴禁美國船向交戰國航行的，假如當這個機會，佔海運第三位的日本，有船隻活躍于世界，那是多麼好呢，這不但海運業者這樣想，誰也會這樣想的。

海運之對策

遞信省在歐戰剛勃發以後，即九月七日，曾有通諭給管船局長，規定了遠洋配船的

許可制。

這個根據什麼理由呢？當然是怕近海的船隻向遠洋流出的緣故。當近海的船舶，乘著大戰的景氣，跋涉遠洋的時候，其對於日本東亞新秩序建設上的必要諸計劃之完成，和必要的物資之輸送，只是一種障礙，這是應防止的。雖然如此，但是遠洋配船，仍然是有幾分增加的。即各社外船的配船狀況，在去年八月，是九十七隻，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一噸，到本年三月，却增加了二十六隻，二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四噸，計共為一百二十三隻，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噸。

隨着遠洋情況的遠洋船隻增加，這是很早的計劃。其中基于各社既定計劃的新造船的就航，和修理船的復航，都應當計算在內，就是把這個加進去，也還可以看得出增加的部分，隨着歐戰的影響，配船增加，這是必然的，可是，這種配船的增加，並不是基于好影響的。

何以故？如上所述，也不難推測，歐戰未開始以前的世界海運市況，是極其沉滯的，僅有日本的海運界，因有特殊的情形，而呈現着活況，由此在運費和租船費上造成遠洋便宜而近海高。在這裏，當然，對於海外物資的輸送，與其使用高價的日本船，不如利用低價的外國船來得經濟，因為這個理由，所以相當大量的物資的輸送，都依存于外

國，比如屠鐵的輸送，有九〇％是依賴外船的。但自歐洲戰亂一勃發，却忽然一變而相反了。以運費來論，運費高漲了；以租船來論，租費也提高了，但因為船隻很少，又不能不仰外國船主的鼻息。加之，國內價格被抑制，又無法計算，因此，不得不讓貴重的近海的船隻，作遠洋的航行。

今後，像這種現象，將會更壞起來，因為挪威的船舶的利用不能如意了。現在，日本船舶會社定期租用的挪威的船隻，是十二隻，十萬噸，如果與丹麥的船舶合計起來，有十餘隻之多。無論如何，現在在極東方面的船隻，把停泊的和豫定最近入港的合起來，光是挪威的船，有三十隻，此外，據說在中國沿岸航行的，也五十餘隻。這些船隻，都只是在日本海運的利用圈內的，如果多數的船舶，被英法所扣留或捕捉，或者由于船舶會社，船長等的自動的措置將航行放棄的時候，那末，日本海運界，當然，對於國家諸計劃的完成上，也可說是有重大關聯的。

(四) 歐洲大戰與日本物價

海外物價高漲

假定歐洲戰爭不是長期戰爭的話，因為佔日本輸入之半的英鎊集團，和德法及其他

歐洲諸國，全入于戰時經濟，通商之體制完全破壞了，其對於日本經濟全體，從而對於其綜合的表現的物價，必然波及重大的影響，這也是當然之事。何況迂緩的戰局，已經以北歐戰爭為轉機，而俄然緊張起來了。真正戰局成爲長期戰的話，那末，其影響也當然增加數倍。

第一，是海外物價之必然的騰貴。交戰國物價騰貴，是不消說的，就是其他各國，雖然對於物價之安定，盡了最大之努力，可是，這只是說對於不必要的暴漲抑制到某種程度，而物價騰貴的本身，是必然無法避免的。前次大戰的時候，在戰後的兩年，德法同日本的戰時物價，差不多都同樣的高漲了一倍。這次大戰，如果大消耗戰真正繼續不斷的展開的話，無論怎樣努力抑制或統制，可是，物價騰貴的速度，仍然是非常之快，這是可以豫想到的。也不消說的，這個就是因爲物資的消耗量，無比的大的緣故。

這並不是單純的豫想，而是事實。就拿英國來說吧，英國是經濟實力最豐富的國家，從而物價的高漲也是很緩慢的，可是英國還沒有戰爭到半年，物價即已現出百分之三的高漲。法國呢？九個月以來，因爲禁止其物價指數之公布，無法知道，可是，決不能豫想她比英國的更低。歐洲的物價之高，當然是由美國物價昂貴而引起來的，因爲不是直接交戰國，自然其騰勢是很慢的，可是，在大戰勃發的半年，物價畢竟也高漲了七

八分。

(第一表) 開戰後主要國批發物價指數(一九三三——一〇〇)

	英	德	美	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	一〇九、七	一〇七、一	一一三、三	一五一、二
一九三九年十月	一三二、二	一〇七、一	一二〇、二	一六二、八
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四三、九	一〇七、六	一二〇、〇	一七七、七
(備考) 德國一九一三——一〇〇				

然而大戰本格化與日本物價相關的問題，與其說是綜合的物價之變動的問題，毋甯說是國際商品，特別是日本所依存的軍需原料及其他商品之價格之變動的問題，因為其比綜合的物價顯示着更大的變動。在這一點上，美國商品之價格，也屬交戰國的商品價格是一樣的。試將大戰後對於日本關係很深的戰時重要國際商品價格之變動，列表如次

(第二表) 戰爭重要商品價格

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
八月	十二月

小麥(芝加哥)	六七、七分	一〇四分
砂糖(紐約)	二、二八分	一、七九分
棉花(紐約)	八、九二分	一一、三六分
橡皮(新嘉坡)	二九、四分	三八、一分
粗銅(紐約)	九、八一分	一一、二五分
錫(新嘉坡)	一一六美圓	一二五、五美圓
廢鐵(紐約)	一二、三美圓	一四、五美圓

大戰對於日本物價之影響

大戰如果本格化的話，包含美國在內的海外的物價，當然會更趨于騰勢之一途。假如今年中，對日本有重要關係的國際商品價格，就平均只止于百分之三十的騰貴的話，其對於須從第三國有純二十幾億日元輸入的日本，至少也要加重負擔四、五億日元。當然，因為國內輸出數量和金額的好轉，以及國際的貸款等，或不需要那樣大的重擔，也未可知。然而，輸入原料，資材的昂貴，因為經過很廣的範圍，而使價格不可避免的騰貴，這是確定的。在物價對策上，要對於由于輸入資材的而騰貴的價格加以抑制，那是不可可能的。

這件事，如果從別的觀點來說，就是日本物價水準，有着不斷的動搖之困難。在規定戰時物價對策之基本方針的「物價統制大綱」上，本來揭出了爲統制之標準的國際物價基準，可是，筆者認爲：爲了戰時物價統制，無論設定怎樣基本的基準或目標，都是不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不過，在「統制大綱」上，這種基準之設定，也是一種最大的特色。只是，在國際物價前途之動搖不定的現在，基準目標的設定論，却已經爲實際問題所粉碎了。

除了國際物價水準之昂貴和日本輸入品價格之昂貴以外，由于大戰之擴大所波及于日本物價之重大影響，也很多很多。一一的詳細的說起來，是說不完的，可是，如果將主要的指出來，就是經濟封鎖，即由于輸出禁止或限制，而使日本輸入資材之獲得難。因爲有貿易協定的新締結，和資材獲得地之分散化等，所要資材之大部分，還是可以獲得的，可是，獲得之困難加重，其結果必現出價格騰貴，尤其機械及其他製品，此種傾向，比原料品更加特別顯著。

還有海運難和運費騰貴的問題。同時，在輸入困難的反面，也有輸出景氣的問題。當然，要想如前次大戰時那樣非常好的景氣，是沒有的，這是非常明顯的事。不過，如對輸出的好惡條件作公平的判斷時，是可以豫想到大戰之擴大，會給日本輸出以良子的

刺激的。

物價昂貴的危險性

如上面所說的，以海外事件爲主因的物價騰貴，是不得已的事情，就是在物價統制上，也應當承認。光是這件事的危險性，比較因其他事件所發生的重大。

若是在平時經濟的場合，就是以輸出景氣爲中心的物價騰貴起來了，但從大局上看，是沒焦慮之必要的。可是，現在雖然沒有大戰外來的刺激，而通貨膨脹和物價昂貴，就是實行統制對策，也不能避免。而其騰勢，且由過去的緩慢而轉換快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刺激雖然很少，但其危險性却非常之大。況這種危險是由大戰本格化來的，更有着一種基本的促進的大勢力。無論怎樣說，日本物價的對策，必然又增加了一種新的重負。

汪逆偽組織的成立經過

一、引言

日寇感覺到前方愈深入後方愈空虛的危機，不得不用漢奸，製造傀儡，以鞏固其在佔領區域內的統治。敵酋阪上曾說：「解決此次事變之過程，應與滿洲事變完全相同，樹立偽政權而承認之，然後進入招撫、討伐並文化戰等階段。」由此可知製造汪逆偽組織以鞏固佔地，是日寇一貫的「以華制華」毒計，妄圖利用汪逆偽組織來造成「中國末日相殘殺」的局面以達成此次侵華戰爭之目的，實現其滅亡整個中國及獨霸東亞的企圖。

汪逆偽組織的出現，是日寇「以華制華」的詭計和「以戰養戰」毒策的更進一步運

用，對我分化團結與求和誘降的最後掙扎，並妄圖藉以蒙蔽國際觀聽，安定國內政情，掩蔽敵國外交的僵局，緩和並鎮壓敵國人民反戰反軍閥的革命鬥爭，以苟延其弱兵贖武裝軍閥命運，這是日寇樹立偽中央政權的政治陰謀，也就是表現着日寇侵華軍事即將崩潰的象徵。

一、汪逆謀組偽府運動的紀述：

(一)汪逆與敵秘密聯繫的經過：汪逆是一個翻雲覆雨的政客，投機取巧的小人，正如敵國人士所形容他是一個蚯蚓樣的人物，左右無常，伸縮自如，完全沒有氣骨的敗類，頻年來國人對之信仰漸失，故其政治地位日趨沒落，但不料其遠爾喪心病狂，甘願認賊作父，爲虎作倀，竟乘我政府抗戰正酣勝利在望之際，秘密與敵特務機關接洽，以進行其賣國求榮的勾當，故在武漢撤退之前，汪逆即與敵特務機關發生直接的關係，最初爲高宗武密奔東京，與敵陸軍省軍務課長影佐接洽，獻議滅華大計，二十七年九月間影佐得坂垣之同意，借參謀本部之令井來華，與汪逆代表作更進一步合作的協議，十月間廣州武漢相繼棄守，敵特務部原望汪逆脫離重慶，乘機入粵樹立偽政權，但終於因爲汪逆本人的遲疑及其部下的反對，未克實現，後又計劃汪逆出國，赴法養病，日政府則派

谷正之爲駐法大使，以便就近與汪逆商議籌備偽府的辦法及與德義軸心國家聯繫等問題，但谷正之使法之事，爲法政府所拒絕，故此項計劃終成泡影。

(二)自重慶出走後的賣國活動：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敵會近衛文麿發表所謂「更生支那」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後，汪逆即暗表同情，陰謀響應，於是便托詞易地養病，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昆明去河內，匿居異地，妄圖顛覆黨國以投附日寇，滿足其個人的領袖慾。在河內方面，由曾逆仲鳴出面主持一切，香港與河內之間，則由陳逆公博奔走聯絡，當時敵方的特務工作人員，亦紛集河內與之接洽，故於閏月二十九日竟公然發表主降求和的所謂「艷電」，以響應近衛的聲明。曾逆仲鳴被誅後，復於去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所謂「羣一個例」，其間復有簡短的聲明，並親自草擬「汪平沼協定」，派高宗武携往東京，與敵會平沼騏一郎商洽，四月初，高宗武周佛海二逆復專度赴日作更具體的協議，汪逆乃於四月初抵滬，謀組偽中央政府，並於五月二十五日親赴東京，與近衛密談，曲盡獻媚取寵之能事，可謂無恥至極。六月二日返滬後，謀組偽府之意愈急，乃於六月二十六日由滬飛津轉平，妄圖拉攏吳佩孚與聯絡華北諸逆，因遭吳佩孚氏的堅拒，並不與之晤面，又不能見好於華北諸逆，遂於二十九日廢然返滬，後商得日寇同意，於臨時、維新兩偽府在青島舉行所謂「第五屆中華民國聯合委員會」時

，商討建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汪逆故於七月十日赴青島，參加是項會議，當因偽中央政
府設立之地點，未能得南北諸逆的同意，致無所成就，於是便掉轉念頭注意於廣州，於
八月初赴粵活潑，並作煽動人心的廣播，經我華南將領通電聲討後，遂於八月十三日狼
狽返滬，於是又進行盜用國民黨名義以組偽府陰謀，於二十八日在滬西某處召開偽國
民黨代表大會，九月五日復舉行所謂「第六屆第一次中央執監委員會」，推定周佛海等
九逆爲常委，九月二十一日，汪逆復赴南京出席偽六次聯委會，與王梁諸逆商討成立偽
中央政治委員會事宜，未獲要領，復於雙十節前後派周逆佛海再度赴日，向敵相阿部信
行請示偽中央政權事，亦毫無結果，十月二十日汪逆與敵會坂垣、喜多、及楠木等在滬
西某處作三小時半之長談，交換組府意見，二十一日敵海陸軍代表及興亞院事務官又相
率往訪汪逆於滬愚園路私邸，交換建設「東亞新秩序」意見，二十二日，敵外務省東亞
局第一科科長與駐華總領事又聯袂訪汪逆商談建立偽中央政權問題。十一月五日，影佐
禎昭在滬六三花園親交周佛海、梅思平等逆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亡華毒計一件
，令汪派羣奸坦率討論。於是汪逆即提交「幹部會議」討論，並與日寇方面商談達兩星
期之久，因華北鐵路，防共駐兵和上海問題一時未獲解決，談判遂告停頓。十二月十七
日敵情報部部長須磨訪汪逆於其私邸，商談密約問題，極盡勸誘之能事，二十八日敵犬

養與周逆佛海暗中接洽，結果重開談判，至三十日汪逆竟喪盡天良，慨然簽訂賣國密約，並在二十九日於其發表主和投降的「艷電」周年時，復作「偽中央成立目標及其發展」之廣播演說，冀得日寇之歡心而助其早日登台。新年後，汪逆謀組偽府運動益形活躍，小皇帝慾更熾，遂於一月十五日電王梁諸逆約其於二十日左右共赴青島舉行會議，商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事宜。十六日竟悍然致電蔣總裁，主張局部和平，內容荒謬至極。二十一日汪逆借褚其誼、周佛海、梅思平、林柏森等逆抵青島，二十三日開始會商，定四星期完畢，不料金鑿一聲，高宗武、陶希聖投函香港大公報，將「日汪密約」的原件揭露，致偽青島會議草草了事，予汪逆及其走狗以一個莫大的打擊。

日汪密約揭露後，立刻震驚國際輿論，激起我們全國朝野的反汪怒潮，給與汪逆等漢奸敗類一當頭棒喝。而日寇亦指認汪逆等組府活動已受嚴重的打擊，但汪逆至此猶不悔悟，且飾詞詭辯，否認與敵訂有賣國協定，一月二十一日偽中華日報竟公然主張對敵屈服，妄稱「繼續抗戰，必蹈滅亡，與其亡國，毋甯忍辱圖存」等謬論，二十八日汪逆復指派褚民誼、陳羣等逆組織「遷都委員會」，籌備布置劇場及幕景，二月十八日，汪逆指揮下之「遷都委員會」商定偽府之地址問題，十九日汪逆所組之「和平建國軍」決定於崑山設立第一軍司令部，於南京設立第二軍司令部，以便指揮，而策警衛，至

此汪逆組府之意益急，組府活動亦更趨積極，三月五日敵興亞院復決定派遣專使來華，向汪逆組偽府致慶，並討論調整中日新關係的基本方案，十三日汪逆復在滬秘密召開偽國民黨中央會議，決議授權汪逆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與組織偽中央政府，並通過「中日和平方案」，汪逆復發表所謂「和平宣言」。十四日敵誣國社黨、青年黨附逆，十六日成立偽中政會秘書處，汪逆復指派褚逆民誼等入京籌備，十七日周逆佛海發表偽府財政政策綱要，汪逆由滬入京，準備主持偽中政會議，二十日汪逆於南京召開首次偽中政會議，通過授權汪逆負責辦理「日支新關係調整事宜」，並決定偽府之名稱、首都、及成立日期，二十一日續開第二次會議，通過偽中央政府之組織條例，以及偽府之體制、政綱、政策與南北偽組織之廢止及善後措置事宜，二十二日再度會議，通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與對我中央政府之方策，以及偽府人事之決定，傀儡會議由此結束，汪逆復作閉會詞，語極荒謬，二十四日汪逆圖利用周作民爲偽府財長未成，並擬親赴敵京謝恩，二十五日梅逆思平作「中日經濟提攜」之廣播演講，內容荒謬至極，三十日汪逆竟於敵寇的刺刀指揮下，領導羣醜粉墨登場，宣布政綱並發表所謂「還都宣言」，三十一日召開偽中政會議，汪逆復與敵會米內光政，互作廣播之演辭，極盡其獻媚取寵之能事，至此，汪逆偽組織才由近衛孕育，平沼孵化，阿部撫育，米內扶植之下而出現於

推了。

三、敵汪對組偽府的計劃與意見：

汪逆對組偽府的活動，竭全力以進行，其本人東西奔走，其黨徒四出活躍，無非欲圖偽政權早日實現，以償其權利之慾，而遂其賣國之私而已。茲將其具體計劃，擇要摘述如下：

(一)汪逆兆銘與王逆克敏於去年九月中旬在滬愚園路某邸，商談偽中央政權成立後偽臨時政府的改組問題，曾作如次之協議：

1. 偽「臨時政府」改組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並特派三人參加偽「中央政府」，原有行政司法兩委員會在原則上取消，惟行政委員會在偽中央委員未充實前仍予保留。

2. 「日華經濟協議會」，係日寇與偽「臨時政府」兩方面為開發華北產業而設，仍予保留。

3. 偽中央政府成立後，發行新貨幣，惟偽聯銀鈔票，仍可在華北流通。

4. 華北稅收為建設華北所必需之財源，大體上仍為偽政委會就近處理。

5. 「新民會」之創立，係根據偽「臨時政府」之理想，擔任民衆教化，隨新局面之發展，更需將其效能高度發揮。

6. 聯委會於偽「中央政府」成立之日起，即行取消。

(二) 汪、王、梁、三巨逆於去年九月下旬會議於南京，協商組織偽中央政府事，聞會獲以下的結果：

1. 汪逆所主張之所謂「和平運動」，王梁二逆予以贊同。

2. 王梁二逆對汪逆建議成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之主張亦贊同，但該會委員不限於黨員，黨外人亦可充任之。

3. 偽「中央政治委員會」之委員，偽臨時政府佔八席，偽維新政府佔五席，汪黨佔十四席，其他如鄂、粵各偽組織亦可分得數席，故偽中央政府成立之第一步手續，乃先成立偽中央政治會議，然後由偽中政會商決「偽中央政府」之一切措施，如「政綱」「政策」「組織」「人事」「國旗」「首都」「名稱」以及「地方政府」之組織權限等。

(三) 本年元月下旬，汪逆與南北偽組織諸逆再度會議於青島，協商樹立傀儡政權，隨於下列各點互相同意。

1. 組織偽「中央政府」，爲中華民國合法之「國民政府」。
2. 以正統的三民主義，爲偽「中央政府」的最高指導原則。
3. 商決仍以南京爲首都，並以原國民黨黨旗爲國旗。
4. 親日，反共，對日經濟合作，並建立中日共同國防，爲偽「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針。

5. 准許內蒙自治，內蒙屬於中國之主權。

6. 華北應予以特殊之政治構造，使之可與日本在國防上及經濟上密切合作。

7. 商決「日支」兩國之「和平方案」。

8. 「局部的和」，擴大爲「全面的和」，及決定成立「偽中央政府」的方案。

9. 組織中央政治會議。

10. 定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施憲政」。

(四) 三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汪逆復召集南北偽組織諸逆於南京舉行偽「中央政治會議」，開會有下列之決議：

1. 商決由汪逆兆銘全權處理中日糾紛問題，以謀「日支新關係」之調整。
2. 偽「國民政府」定於三月三十日遷都南京。

3. 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爲國旗，但爲宣揚反共、和平、建國起見，暫時附加標幟。

4. 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五項；將原文「在憲法尙未公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之五院，分別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修正爲「分別對中央政治委員會負責」。

5. 僞「華北政務委員會」繼承「臨時政府」之職權，並任用臨時政府之全體僞官，依照僞中央法令，迅速調整之。

6. 僞「維新政府」即行撤銷，由僞「中央政府」直接接收，其公務人員，由僞「中央政府」全體任用。

7. 商決僞「中央政府」之組織條例及政綱等。

8. 僞「中央政府」各院部會人事之決定。

(五) 日寇對於汪逆僞政權的全套，便是日寇精心設計之所謂「日支新關係綱要綱」及附件，(全文見於第十七、八期本刊)其內容仍不外是依據歐會廣田的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而作更具體詳實的規定，這些原則的總名稱，便是「日支滿三國渾然相提攜」，以完全消滅中國的獨立性爲「東亞協同體」的具體

實現，也就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確立。

綜觀這一個賣國密約，可謂苛酷已極，而汪逆兆銘等漢奸敗類，竟利令智昏到如此地步，把國家由黑龍江到海南島，由天空的氣象到地下的礦藏，由五千世祖宗的遺產到億萬代子孫的基業，統統由他一手而賣掉！誠如香港大公報所云：「集日閱多年夢想之大成，極古今中外賣國之罪惡是也」。這一個賣國票約如果能夠見於實現，便是我們整個民族國家的萬劫淪亡，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真無噍類，而東亞與世界的禍害，更不知伊於胡底了。

四、結語——爲奉行總裁的訓示而奮鬥：

汪逆偽組織的出現，是表現着日本政治的末日，也就是表現着日寇侵華軍事即將崩潰的象徵，我們現在更應該要加緊精誠團結，同心戮力的抗戰到底，以光復錦綉河山，誅滅汪逆兆銘等漢奸敗類，驅逐日寇出中國。

在抗戰建國的現階段中，反汪逆奸是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爲要澈底完成殺敵勸奸的任務，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目的，全國軍民，更加要任勞任怨，刻苦犧牲，爲切實奉行總裁的訓示而奮鬥！

總裁昭示我們：

「我們今天身抗戰第一，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抱定決心，保障中華民國的獨立生存，任何力量，任何詭謀，絕對亡不了中國。」

「只要我們守定一貫不變的國策，堅強抗戰，自然能夠以最後勝利的光明，消散這自鬼域顛覆的黑影。」

「我們只認定這種漢奸敗類任憑僭竊什麼名義，終不過是日本的一個奴隸，奴隸是沒有獨立的人格，我們現在一心抗戰，到消滅了牠的主子敵國軍閥為止，牠的主子消滅了，寄生體的奴隸，豈不也就完了。」（道）

敵國大事記

(自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二十五日)

四月二十六日：

▲敵酋阿部「特命全權大使」與板垣總參謀長率領駐華陸海軍大小頭目六十人，於本日午前十時在南京國府舊址監視汪逆偽組織舉行所謂「還都慶祝典禮」，敵酋阿部偕行並即席發表荒謬無恥之所謂「祝辭」。

▲有田外相訪晤美駐日大使格魯氏，妄圖打破美倭間僵局。

四月二十七日：

▲敵貴族院決定「慰勞皇軍團」之人選，計「偽滿」「華北」各分設二班，「華中」「華南」各一班，並決定於五六月間分別來華。

四月二十九日：

▲敵者田厚相撫慰寇軍完畢，於本日午前十時半返抵樞府，隨即發表歸國感想，大嘯寇軍士氣旺盛以欺騙民衆。

▲日寇在長春舉行所謂「滿華經濟協議會」，商討金融通貨問題，並協議操縱華北

經濟。

四月三十日：

▲敵內閣於首相官邸舉行「定例閣議」，吉田首相即席報告在華寇軍之情緒不安，亟宜採行妥善對策。

▲東京市與帝國教育會共同主持之「東亞教育大會」，業已決定要綱發表，並定自七月八日起始行具體之協議，以加強奴化教育。

▲敵會因鑒於在華士兵厭戰日烈，故又遣陸軍次官三好，軍事保護院總裁本所來華撫慰。

五月一日：

▲敵「國民使節」古野、田中及南京總領事堀公一等乘龍田丸返抵神戶。

▲敵國精神總動員委員會開會，首由米內首相發表「強調強化總力戰之體制」及「精神運動」之方針後，即開始會談，決心加強對來華出征之士兵欺騙鎮壓工作。

▲敵藤原商榷感物資貧困，謂對生活必需品即將採行發券制度。

五月二日：

▲敵國舉行全國地方長官會議，米內首相致訓詞，自認內外之難關重重，前途尙不

可樂觀。

▲倭皇賜宴地方長官。

▲敵「華北開發會社」總裁賀福興與官氏返抵東京，妄謂素所焦慮之食糧問題可望解決，「華北」之經濟發展除運輸力外無問題。

▲有田外相與美法非專員賽爾氏會晤，商談太平洋航行及荷印問題，妄圖美倭關係之調整。

五月三日：

▲敵全國地方長官會議，舉行閣僚與地方長官懇談會。

▲有田外相於國際協會席間演說，自認對美關係不易調整，對國際現勢及外交前途抱悲觀。

▲敵「東亞海運會社」舉行董事會，制定本期一百二十九萬餘冊之利益金處分案。

▲敵寇公布黃浦江上游航行要綱，以日出時至日沒時為限，吃水在七米以上之船舶不准通行，於軍事上有必要時並得臨時禁止之。

五月四日：

▲敵寇向義大利乞派技師，協助趕造飛機。

▲政與亞院舉行臨時會議，米內光政等五相及與亞院總務長官以下之各關係官均行出席，協議侵華之經濟問題。

▲蘇滿邊境又起衝突，敵認蘇軍不法射擊。

五月五日：

▲倭統一政黨運動，政友會久原派積極活動，久原訪晤民政黨町田總裁無結果，政友會將由此陷于分裂並解散之危機。

五月七日：

▲衆部磯雄等圖創勤勞國民黨，內務省認爲該黨之思想左傾，有傾向人民陣綫誘發階級鬥爭之危機，乃下令禁止。

▲敵國人民紛紛來華趁火打劫，與亞院協議限制，並經閣議決定自本月二十日起實施。

▲敵海軍中將島田繁太郎，新任亞洲艦隊司令長官，于本日午前八時至出雲艦交替，並狂吠繼續加強對我海岸之封鎖。

▲敵寇企圖與葡萄牙締結通商條約。

五月八日：

△今晨與亞院舉行臨時會議，商談經濟亡華問題。

△敵地方長官會議席上，有田外相狂述外交方針，並力言支援汪政權之必要及決心。

△敵遞信省航空局擬統一民間航空團體。

五月九日：

△敵國地方長官會議席間，陸海拓鐵諸大臣紛紛訓辭。

△倭與亞院會議，自噓偽幣及軍票，中傷我法幣之信用。

五月十日：

△今日舉行內閣會議，米內首相以下之閣僚全體出席，商討國內之經濟問題。

五月十一日：

△敵國政友會與民政黨對解散舊黨共組新黨事意見紛歧，久原派積極活動無結果。

△敵有田外相會見各國駐倭使領，再度囑咐對荷印態度及不介入歐戰之方針。

△敵全國地方長官會議閉幕，倭酋稱收獲多大之成果。

△敵海軍大將及川古志郎返抵東京，入宮拜謁天皇述職，大噓在華寇軍之神勇，但

△又自認前途之困難尚多。

△倭成立新海運協會，強制全國一千噸以上船舶之所有者及航運業者，以使之一元化。

五月十二日：

△敵寇捏造英、美、法、蘇諸國之海軍情勢，以圖誇張其海軍之威。

△敵國北海道大火，火源可疑，延燒者多係官衙機關。

△敵寇將召開全國經濟部長及警察部長會議，商謀政府國策之圓滑實施。

五月十三日：

△敵藉口英法聯軍于阿魯巴島登陸，宣稱國際間若出以過分關心而為多餘之照顧時，維持現狀將立告破滅。

△敵工業俱樂部午餐會中，櫻內藏相發表演說，謂歐戰擴大于國內經濟無影響，力謀收縮聯銀鈔與軍票之發行額。

△倭因英政府封鎖政策之影響，致兩國通商關係漸趨僵化，現想利用英鎊跌價之機，妄圖對英調整商務關係。

五月十四日：

△倭駐巴達維亞總領事向荷印總督却爾遜提出抗議，謂該島荷人有反日態度。

五月十五日：

△倭寇在巴西京城舉行南美大公使會議，陰謀在南美方面經濟之榨取。

五月十六日：

△倭有田外相會見荷駐倭公使巴布斯特，綜論歐局演變，對荷印仍躍躍欲試。

△倭捏稱法政府對倭當局維持荷印現狀之方針完全同感，並謂英、美、德、等國對荷印亦無干涉之意。

五月十七日：

△倭大藏省、外務省、商工省、農林省之四大臣即將召開貿易關係之關係會議，協議歐戰擴大後之貿易對策及圓系通貨方針。

△倭舉行定例閣議，有田外相綜論歐局情勢及外交方針，而石渡書記官長却指稱阿都使華後毫無進展，倭民對事態前途甚為憂慮云。

△倭因國內報紙缺乏，今日閣議中決定設置「新聞雜誌用紙統制委員會」，對用紙之分配實行統制。

△倭傳英經歐戰爭部與倭大使館進行協議，調整戰時貿易及經濟封鎖之影響問題。
△倭駐美大使堀內拜晤赫爾國務卿，稱對荷印問題已成立實質上之協定。

五月十八日：△倭駐南美大公使會議討論通商及文化問題，即將協議特殊問題云。

△倭政府限制倭民來華後，又復限制在華倭僑之新興營業。

五月十九日：△倭新任「支那」方面艦隊司令長官之島田中將，頃分別訪晤西尾、阿部及汪逆。

△倭駐法大使館頃令撤退在法僑民。

五月二十日：

△倭統監阿部將召開駐僞領事會議，指示加強監督僞逆之具體方針。

五月二十一日：

△倭揆舉行歡迎會，招待赴日謝恩之陳逆公博等一行，席間米內首相並親致訓辭。

△倭因歐戰擴大，對外貿易幾全被杜絕，召開四僚閣議商對策。

五月二十二日：

△倭京舉行「倭滿經濟懇談會」，由櫻內藏相與藤原商相主持，協議加緊對「滿」經濟之榨取。

△倭國煤荒嚴重，拓務省謀在庫頁島增開新礦。

▲倭陸軍省對於農家出身之下士官，實行農忙休假制度，以便返鄉耕作，此足爲倭國人力缺乏之明證。

五月二十三日：

▲倭「興亞國際聯合會」歡宴陳逆，席間由該會會長近衛文麿致辭，誣斥歐戰起因于功利思想，狂吹建立「東亞新秩序」。

▲倭寇亟圖向南洋發展，「日本郵船」與「大阪商船」兩會社決定創設「台灣汽船會社」。

▲倭大藏省限制對英滙兌。

五月二十四日：

▲倭物資缺乏益甚，閣議決定糖與火柴自下月起實行憑券購買制。

▲倭朝鮮總督赴東京述職，否認有辭職說。

▲倭訪義使節團拜謁墨索里尼及羅馬教皇，陰謀強化日德義三國之貿易關係，並妄圖締結「經濟協定」。

五月二十五日：

▲倭訪義使節團團長佐藤尚武拜晤墨索里尼及外長齊亞諾，親交墨相以米內首相之

公函一件，妄圖促進兩國親善關係，俾便乘火打劫。

△倭會須磨廣播演詞，縱論歐洲戰局及倭之立場，並狂吠倭國因乘此時機，努力完成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使命。